



通鑑釋文辯誤卷第九

天台胡三省身之

通鑑一百八十八

三年趙郡公孝恭擊蕭銑東平王閻提斬之

史炤釋文曰閻辰遮切姓也余按古無閻姓閻提蓋蕭銑之子姪而封王

王世充自將戰兵左輔大將軍楊公卿帥左龍驤二十八府騎兵左遊擊大將軍郭善才帥內軍二十八府步兵右遊擊大將軍跋野綱帥外軍二十八府步兵總三萬人以備唐

通鑑
史炤釋文曰左右龍驤左右遊擊分騎兵步兵各
有府皆隋之制王世充因之余按隋志無龍驤遊
擊分騎步兵之制有府兵而已史炤以意妄爲之
說

降
七月世充涑州長史張公謹與刺史崔樞以州城來

史炤釋文曰涑州本尉氏縣王世充始置尉州武
德四年以尉氏扶溝隰陵置涑州余按炤釋以新
志尉氏縣註爲據而不考州縣之建置離合其歲
月有先後也通鑑是年九月書世充尉州刺史時

德叡帥所部杞夏陳隋許潁尉七州來降炤又註
曰尉州本尉氏縣王世充置武德三年時德叡以
州來降秦王改爲南汴州復改爲涑州正觀元年
廢屬汴州若如炤說則王世充於尉氏縣置涑尉
二州也殊不知五代史明言隋置涑州於潁州之
隰陵縣大業初廢蓋王世充復置涑州於隰陵縣
置尉州於尉氏縣是年崔樞時德叡旣降唐明年
唐乃以尉氏扶溝隰陵置涑州也
以高開道爲蔚州總管

史炤釋文曰蔚州本鴈門郡又隋上谷郡飛狐縣

通鑑辨疑九
也唐初沒突厥武德二年置余按蔚州本鴈門郡
之靈丘上谷郡之飛狐縣地東魏置靈丘郡後周
置蔚州隋廢郡及州以靈丘縣屬鴈門郡唐爲蔚
州安邊郡後改興唐郡史炤於鴈門郡下逸之靈
丘三字失之遠矣

通鑑一百八十九

四年以靺鞨渠帥突地稽爲燕州總管

史炤釋文曰燕州本靈壽縣隋置在唐廢焉屬鎮
州海陵本同余按舊唐書地理志義寧元年置燕州於
靈壽縣是年廢州復爲靈壽縣屬恒州至穆宗諱

恒始改恒州爲鎮州此燕州隋於營州之境汝羅
故城置遼西郡以處粟末靺鞨唐遂於其地置燕
州以其渠帥爲總管非靈壽之燕州也

王世充平州刺史周仲隱以城來降

史炤釋文曰平州本當陽縣王世充置武德六年
更名玉州八年州廢屬江陵郡余按當陽之平州
本後周置隋廢之矣武德四年置平州於當陽因
是年旣平蕭銑而復置當陽乃蕭銑之地王世充
安得而置平州竊意王世充置平州於洛州河陰
縣河陰古平陰也蓋於此置平州

秦王世民被黃金甲齊王元吉等二十五將隨其後
前後部鼓吹

史炤釋文曰凡鼓吹總八音言之余觀史炤釋鼓
吹多以爲音律壘麓之樂今又曰總八音言之是
皆未知鼓吹之所從始也蔡邕曰鼓吹軍樂也黃
帝岐伯所作以揚德建武勸士諷敵也後世謂之
短簫饒歌應劭漢鹵簿圖惟有騎執箎箎即笳不
云鼓吹而漢世有黃門鼓吹漢享宴食舉樂十三
曲與魏世鼓吹長簫同長簫短簫伎錄並云絲竹
合作執節者歌又建初錄云務成黃爵亥雲遠期

皆騎吹曲非鼓吹曲此則列於殿庭者爲鼓吹從
行鼓吹爲騎吹二曲異也又孫權觀魏武軍作鼓
吹而還漢世萬人將軍給鼓吹魏晉世假將帥牙
門曲蓋鼓吹唐宋以來天子郊祀竣事還宮鼓吹
振作則是鼓吹之樂國容軍容皆用之

俘王世充竇建德獻于太廟行飲至之禮以饗之
海陵本釋文曰飲於禁切余按左傳三年而治兵
出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杜預註曰飲於廟
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陸德明無音飲當讀如
字

襄州道安撫使郭行方攻蕭銑都州拔之

史炤釋文曰襄州本西縣武德三年置八年州廢屬興元余按襄州置於漢中蕭銑時據江陵唐置安撫使所以招撫銑衆必不置於漢中蓋道里相去遠也時平王世充方得襄州必置安撫使於襄州既以安撫新民又以招撫銑衆下書攻拔都州都州本樂鄉縣地貞觀八年廢都州以樂鄉屬襄州郭行方自襄州進攻都州道里便近襄當作襄又德宗朝方改梁州爲興元府此時未應以西縣屬興元爲言亦一誤也

徐圓朗昌州治中劉善行以須昌來降

史炤釋文曰昌州本蒲縣武德二年置正觀元年

州廢隸隰州費本同余謂此時徐圓朗據兗鄆自以

須昌縣置昌州耳蒲縣之昌州遠在汾隰徐圓朗

安能越關河而有此土耶

通鑑一百九十

五年俚帥楊世畧以循潮二州降

史炤釋文曰俚南夷之酋費本同余按南夷曰蠻曰

俚曰蠻各是一種酋字但可解帥字耳

二月戊寅汴州總管王要漢攻徐圓朗杞州拔之

史炤釋文曰本北海縣始因營丘人拒賊權置杞州時汴州雍丘縣亦置杞州非此費本同余按新唐書地理志北海之杞州武德二年已復爲營丘縣而雍丘之杞州與汴州接壤未經省併王要漢所攻拔者正此杞州乃以爲非何邪

遷州人鄧士政執刺史李敬昂以反

史炤釋文曰按志闕此州

費本同

余按隋唐書地理

志西魏以房陵置遷州以秦漢以來諸侯王以罪廢者多遷房陵故以名州隋大業初改曰房州唐武德初復曰遷州志未嘗闕此州也

高開道寇蠡州

史炤釋文曰蠡落戈切武德五年以蒲州博野縣置蠡州余按新唐書地理志武德五年以瀛州之博野清苑定州之義豐置蠡州蓋因漢蠡吾亭以名州金人亦於博野縣置蠡州北至燕京四百九十里蠡音禮落戈切非蒲州當作瀛州

觀州刺史劉會以城叛附黑闥

史炤釋文曰觀州本九門縣隋置九門郡武德元年曰觀州五年廢屬鎮州時觀州有二其一在弓高縣非此

費本同

余按新唐書地理志武德四年置

觀州於弓高而九門之觀州廢於五年劉會叛在是年十月蓋弓高之觀州爲是

南州刺史龐孝恭

史炤釋文曰南州屬劔南道羈縻州武德二年開南蠻置二年更名欽州四年復故名費本同余按新唐書地理志武德四年以合浦郡之合浦南昌二縣置南州通鑑下文書南越州甯道明高州首領馮暄俱反南越州今之廉州高州今猶如故則三州相挺而反皆在嶺南道此所謂南州乃合浦之南州非劔南道之羈縻州明矣

高開道引奚騎寇幽州

費氏本以奚爲突註云突東胡別種突騎者突國騎兵也余徧考通鑑諸本皆作奚騎且東胡別種未嘗有突國奚正東胡種也其先曰庫真奚亦曰庫莫奚

八月甲辰突厥寇真州又寇馬邑

史炤釋文曰按志真州有三武德五年置真州曰南縣置積州及前真州正觀元年改積州爲後真州後皆廢唐劔南道復有真州今突厥所寇乃河東道然河東無此州志又不載疑字誤費本同余按

史炤所謂真州有三前真州置於九真移風縣後真州則是年置積州於日南縣九年改南陵州貞觀九年始改後真州劔南之真州則天寶五載方分臨翼郡置以新唐書地理志考之此時止有九真移風之真州亦非同時有三真州也史炤但見通鑑於此時書突厥寇真州又寇馬邑以爲所寇乃河東道考之於志而河東道無真州遂疑字誤余詳考舊唐書地理志武德二年置綏州總管府管雲銀真等十一州此真州蓋置於銀州真鄉縣且通鑑上文書癸未突厥寇原州乙酉寇朔州原

州屬關內道朔州屬河東道突厥入寇之兵分爲兩道八月甲辰寇真州者西路兵也寇馬邑者東路兵也史炤於河東道求真州所以失之愈遠周法明登戰船飲酒張善安遣刺客數人詐乘漁艫而至遂殺法明而去

史炤釋文曰漁漁獵也余謂捕魚者爲漁捕獸者爲獵漁自是漁獵自是獵三尺童子能分別其義史炤之識不若童子鹵莽甚矣

通鑑一百九十一

八年突厥寇蘭州

史炤釋文曰按突厥寇鄯岷等州併寇蘭州皆隴右道而隴右無蘭州蘭字疑作蘭余按史炤疑蘭州之當作蘭州是也但詳考通鑑突厥寇蘭州在九月至十月戊寅乃始寇鄯州無寇岷州事其所援據不無少差耳

突厥寇彭州

史炤釋文曰彭州屬羈縻州本洪州正觀三年置屬隴右道按寧州彭原及劔南道復有兩彭州皆非此費本同余按隴右道之羈縻彭州本洪州貞觀三年置七年方改彭州則此時隴右羈縻州未有

彭州也劔南道之彭州武后垂拱二年方分益州置此二彭州皆非突厥所寇者也若寧州彭原縣之彭州乃武德元年置治合川縣唐都關中邠寧突厥兵衝也此時突厥正寇寧州彭原之彭州炤乃以爲非可謂擇焉不精矣

通鑑一百九十二

九年韓州刺史封同人詐乘驛馬入朝

史炤釋文曰武德元年析潞州襄垣等縣置韓州正觀十七年州廢仍屬潞州又同州韓城縣置西韓州非此費本同余謂襄垣之韓州去長安太遠封

同人蓋自韓城入朝

太宗貞觀元年吏部侍郎觀城劉林甫

史炤釋文曰觀城屬開德府費本同余按觀縣漢屬

東郡光武改曰衛縣晉魏屬頓丘郡曰衛國縣隋

開皇六年改曰觀城縣屬魏州唐武德四年分屬

澶州是年廢澶州縣還故屬代宗大曆七年復置

澶州至宋始以澶州為開德府此時澶州已廢亦

未有開德府也

通鑑一百九十三

三年房玄齡不以已長格物

史炤釋文曰捍格於物無所容受也費本同余謂格

正也以已所能正人欲人人皆然謂之格非捍格

之格也格字從木捍格之格從手六十卷漢獻帝

初平二年邴原清議以格物與此同義史炤以為

廢格之格亦非辯已在前

上謂侍臣曰李大亮可謂忠直賜以胡餅及荀悅漢

紀

史炤釋文曰胡餅汲水器余謂史炤但以廣韻為

據易井卦羸其餅左傳孫蒯飲馬於重丘毀其餅

是皆謂汲器也戰國秦趙澠池之會藺相如曰請

奏盆瓶秦李斯上秦王書曰擊甕叩瓶則瓶者罌
缶之類不特施之汲水且以爲樂矣至唐人如楊
惠元餅罌不發如韓愈詩無計離瓶罌則餅者以
盛酒盛物不復以汲水器爲餅矣唐太宗賜李大
亮胡餅蓋酒器也非汲水器也今北人酌酒以相
勸酬者亦曰胡餅未識其規制與太宗之胡餅合
乎否也餅瓶字通

通鑑一百九十四

十一年王珪令公主執筭行盥饋之禮

史炤釋文作筭註曰筭堅奚切簪也

費本同

余謂此

非筭字乃筭字陸德明經典釋文曰筭音煩一音
皮彥翻器名以葦若竹爲之其形如筥衣之以青
繒以盛棗栗服脩之屬士昏禮曰舅坐于阼階西
面姑坐于房外南面婦執筭棗栗進東面拜奠于
舅席訖婦又執服脩升進北面拜奠于姑席盥饋
者士昏禮曰婦盥饋特豚合升側載鄭氏註曰側
載者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異尊卑舅姑
共席于奧其饌各以南爲上王珪正令公主行婦
禮史炤以爲執筭義何所據

通鑑一百九十五

十四年陳倉折衝都尉嘗寧自恃高班慢罵陳倉尉
史炤釋文曰班給也余謂班字固有給義然此班
以班列爲義晉行人子朱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
朝梁武帝分百二十號將軍爲二十四班皆班列
之班也唐制上府折衝都尉正四品上中府從四
品下下府正五品下五品以上皆爲高班
尚書左丞韋綜句司農木撞價貴於民間

史炤釋文曰撞徒紅切木名花可爲布出字書海陵
本費余按撞諸容翻木一截也唐式柴長三尺五
本同寸爲一撞

通鑑一百九十六

十五年突厥侯利苾可汗

史炤釋文作侯利苾註曰侯渠之切余按諸本通
鑑及新舊唐書皆作侯利苾

百濟來告其王扶餘璋之喪

史炤釋文曰百濟西域國本扶餘別種余按百濟
東夷國名其先以百家濟海種類寢盛遂以爲國
號炤旣言百濟爲扶餘之種亦必知扶餘之爲東
夷矣乃以百濟爲西域國何自爲乖越也
大度設自赤柯樂北走

史炤釋文曰灤音歷海陵余按灤音匹各翻今自
江淮以北率謂積水為灤音歷者草名也一名貫
衆見本草

西突厥乙毗陸可汗西擊康居道過米國破之

史炤釋文曰米國唐國枝庶王者余謂唐當作康
此字因傳寫而誤也新唐書曰康國古康居也枝
庶分王曰安曰曹曰石曰米曰何曰火尋曰戊地
曰史

十七年魏徵薨命百官九品以上皆起喪給羽葆鼓
吹陪葬昭陵

史炤釋文曰羽葆天子華蓋天子之儀衛也又唐
制鼓吹五部一鼓吹二羽葆羽葆部有十八曲鼓
吹音律管壎之樂余按孔穎達正義曰羽葆者以
鳥羽注於柄頭章懷太子賢曰葆以五采羽合聚
為之鼓吹非音律管壎之樂辯已見前樂則有曲
羽葆儀飾也安得有所謂十八曲此皆史炤無所
根據而妄為之說又通鑑下文載徵妻裴氏之言
曰徵平生儉素今葬以一品羽儀非亡者之志則
知給以羽葆非天子之儀衛也

壯士咎君譽梁猛彪

通鑑釋文九
史炤釋文曰猛彪虎文余按梁猛彪者人姓名奚庸以虎文爲釋

太子承乾嘗謂左右曰我試作可汗死因僵卧於地史炤釋文作僵仆註曰仆芳遇切余按諸本通鑑皆作僵卧作仆非

良久太子欬起

史炤釋文曰欬起有所吹起余謂欬忽也太子初焉僵卧於地良久忽然而起耳豈有所吹而起哉炤之踈僻如此

通鑑一百九十七

十七年往返萬里道涉沙磧無水草

史炤釋文曰沙磧水渚有石者余按此沙磧所謂沙漠大磧也既無水草又安得有水渚哉

薛延陀本一俟斤

史炤釋文曰北虜謂大臣曰俟斤余謂俟斤者突厥鐵勒諸部酋帥之稱

褚遂良上疏曰龍沙以北部落無筭

史炤釋文曰廣志流沙在玉門關外有三名三龍沙海陵本同余謂龍沙即指言沙漠也自漢以來匈奴

單于所居謂之龍庭隨水草遷徙無常處故因謂

沙幕爲龍沙此即陰山之外大漠西盡居延東極
遼海者也玉門關外之流沙介在西垂非楮遂良
所指之龍沙耶律德光之死而北歸也趙延壽謂
人曰我不復入龍沙矣亦謂沙漠

通鑑一百九十八

十九年上自繫薪於馬鞞以助役

史炤釋文曰鞞仙妙切馬上刀劔室也

海陵本
費本同余

謂鞞音所交翻鞭鞞也刀劔室安可以繫薪乎

上從飛騎三千人馳入臨渝關

史炤釋文曰渝容朱切臨渝關本曰臨間關在平

州石城縣余按漢書地理志北平郡有石城縣遼
西郡有臨渝縣註云渝水首受白狼東入塞水經
註云白狼水逕黃龍城西又東北出東流爲二水
右水疑即渝水也西南巡山逕一故城西以爲河
連城疑是臨渝縣之故城新唐書地理志營州城
西四百八十里渝關守捉五代史云幽州北七
百里有渝關下有渝水通海循海有道狹處纔數
尺是所謂臨渝關也宋白續通典曰漢石城舊縣
取碣石立如城以名之唐貞觀十五年於故臨渝
縣城置臨渝縣萬歲通天二年改爲石城臨渝在

石城猶有足徵所謂臨渝者以臨渝水而名若曰
臨閭殊無所據漢書音義渝音喻今讀如字

二十年上嘗幸未央宮辟仗已過

史炤釋文曰辟匹亦切執兵仗以辟行人海陵本同余
謂炤釋義是而音非辟讀爲闢若匹亦切則讀如
僻矣

二十一年高士廉遺言不欲以北首夷衾輒屈車駕
史炤釋文曰禮記自小斂以往用夷衾夷衾質殺
之裁猶冒也註云冒所以韜尸重形者也小斂又
覆以夷衾制如冒耳大夫元冒黼殺余按喪大記

君錦冒黼殺綴旁七大夫玄冒黼殺綴旁五凡冒
質長與手齊殺三尺自小斂以往用夷衾夷衾質
殺之裁猶冒也鄭玄註云冒者既襲所以韜尸重
形也殺冒之下韋韜足上行者也小斂又覆以夷
衾裁猶制也孔穎達正義曰冒謂襲後小斂前所
用以韜尸也冒有質殺者作兩囊每輒橫縫合一
頭又縫連一邊餘一邊不縫兩囊皆然也上者曰
質下者曰殺故鄭註士喪禮云冒韜尸者制如直
囊上曰質下曰殺質正也其用之先以殺韜足而
上後以質韜首而下綴旁七者上下安七帶綴以

結之故云綴旁七也大夫綴旁五及亥冒者尊卑之差也凡冒質長與手齊言冒之質從頭韜來至下長短與手齊也殺三尺者殺從足韜上長三尺自小斂以往用夷衾者往猶後也小斂前有冒故不用夷衾自小斂後衣多不可用冒故用夷衾覆之也士喪禮云幘用夷衾覆尸柩之衾也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者裁猶制也言夷衾所用上齊於手下三尺所用繒色及長短制度如冒之質殺但不復爲囊及旁綴也然始死幘用斂衾是大斂之衾自小斂以前覆之至小斂時君錦衾大夫縞衾

用之小斂斂訖別制夷衾以覆之其小斂以前所用大斂之衾停而不用至將大斂及陳衣又更制一衾主用大斂也所謂大斂二衾者其夷衾至大斂時所用無文當應總入大斂衣內併斂之也合註疏而觀之則夷衾上質下殺之制如冒而不爲囊及旁綴固與冒有不同者

通鑑一百九十九

高宗永徽元年有司以爲服既公除欲以今秋成昏史炤釋文曰公除從吉也王氏音訓謂已成服除之以從公家之事不待終制也余謂公除即漢文

帝三十七日釋服之遺制曰公除者以天下爲公
外雖除服以臨政而親親之思結於內猶終三年
之慕公則除服私則未之除也

通鑑二百

六年徙居蓬萊宮

史炤釋文曰蓬萊宮在京城東北余按唐都長安
外城謂之京城次城謂之皇城內城謂之宮城蓬
萊宮在宮城內直東北角不在京城東北蓬萊宮
後更名含元宮又曰大明宮大明宮曰東內太極
宮曰西內皆在宮城中

龍朔元年新羅王春秋遣其將金欽將兵至古泗

史炤釋文曰說文泗受濟水東入淮余謂古泗地
名在百濟國中非中國之泗水不可妄引以爲釋
然其言中國之泗受濟水亦只說湖陸以南之泗
水以其於古泗不相涉故不復辯

通鑑二百一

麟德元年州縣每發百姓爲兵其壯而富者行錢參
逐皆亡匿得免

史炤釋文曰參倉含切參互余謂參逐者參逐之
人也州縣發人爲兵守令不能家至而人發之必

有參逐之人以爲用參者參預其事者也今之吏
典逐者隨逐其後者也今之親隨壯富之人行錢
於參逐之人以求免爲兵參逐之人既受其賂掩
覆而縱之使得亡匿也唐人常語有言參隨者猶
參逐也

勲官挽引勞苦與白丁無殊

史炤釋文曰民男女年十八以上爲丁丁從徭役
余按唐制民丁從征役得勲級者爲勲官無勲級
者爲白丁且男年十八以上爲丁女曷嘗爲丁哉

通鑑二百二

咸亨三年王及善曰擲倒自有伶官

費本註曰伶爐斤切說文弄也余按字書伶郎丁
翻無從爐斤切者炤釋用說文而音切則妄自爲
之

四年八品九品並鑰石帶

史炤釋文曰鑰容朱切余按鑰石似金今人多以
藥物鍊銅爲鑰者音託侯翻宋時八品九品官猶
鑰石帶史炤仕宋至京官不知有鑰石帶而妄爲
之音何耶

通鑑二百三

永淳元年魏元忠閱視赤縣獄

史炤釋文曰中國名曰赤縣神州

費本同

余按史炤

引騶衍之說衍之說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神州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神州赤縣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史炤引此以釋

赤縣則唐之十道乃禹迹之九州是魏元忠悉閱唐十道獄也其說闊遠而不切於事情蓋唐之西京以長安萬年爲赤縣東都以河南洛陽爲赤縣魏元忠所閱者長安萬年兩赤縣獄耳

引道元年突厥寇蔚州豐州都督崔智辯邀之於朝那山北兵敗爲虜所擒

史炤釋文曰朝直遙切那奴多切余按丁度集韻朝那之朝音與邾同音追輸翻二百九卷中宗景龍二年朝那山音亦誤

則天垂拱元年樂城文獻公劉仁軌薨

史炤釋文曰劉仁軌汴州尉氏人仁軌子及兄子授上柱國者三人州黨榮之號所居爲樂城鄉三柱里余謂此因其封邑而名鄉耳樂城縣屬温州武德五年分永嘉置非劉仁軌所封者也漢書地理志河間國有樂城縣後魏改爲樂壽縣唐屬瀛州樂城古城在樂壽縣東南十六里唐以古縣名封仁軌

通鑑二百四

三年黑齒常之大破突厥於黃花堆

史炤釋文曰黃花堆突厥地名余按黃花在神武

川元和初朱邪執宜所保之地其地在朔州塞內非突厥地也魏收地形志後魏置神武郡於神武川

通鑑二百五

延載元年突厥可汗骨篤祿卒弟默啜自立爲可汗史炤釋文曰默啜突厥種名余按通鑑明言默啜爲骨篤祿之弟則默啜乃人名非種名也

通鑑二百六

神功元年孫萬榮與其奴逃至潞水東

史炤釋文曰潞水在潞州爲并州浸即濁漳水也

余按周禮職方氏并州其浸涑易冀州其浸汾潞其川漳則漳自是漳潞自是潞以周官職方言之則潞非并州浸以漢地理志言之則潞州漢上黨郡也春秋潞子之國有潞川上黨郡漢屬并州然皆非孫萬榮授首之地按萬榮時攻幽州軍潰至潞水東爲奴所殺是唐幽州之潞水非漢上黨之潞川也水經鮑丘水從塞外來南逕漁陽縣東又南過潞縣西謂之潞水漢光武遣鄧隆擊彭寵軍於潞南即是水也孫萬榮正死於是水之東

聖歷元年狄仁傑因食䟽糲

史炤釋文曰䟽菜食也糲脫粟也張晏曰一斛粟舂七斗米爲糲余按詩召旻云彼䟽斯稗箋云䟽麤也謂糲米米之率糲十稗九鑿八侍御七字林云糲米一斛舂爲八斗此皆䟽即糲也九章筭術粟一石爲糲米六斗舂糲一斗爲稗九升又舂爲侍御則七升又曰凡穀一舂一簸爲糲米唯論語飯䟽食飲水孔氏註以䟽食爲菜食諸儒生皆不主其說以䟽食爲麤飯然䟽食猶可以菜食爲說若䟽糲不若用諸家之說爲文從義順也

二年左衛鎧曹參軍郭元振

史炤釋文曰參軍官名十六衛皆同鎧曹後改爲
冑曹余按史炤但以參軍爲官名參軍之官名何
從始耶沈約曰參軍後漢官孫堅爲車騎參軍事
是也本於府主無敬晉世孫楚爲大司馬石苞參
軍輕慢苞始制施敬晉永嘉之亂中州人士避亂
南度晉元帝以琅邪王鎮建業悉羅致爲參軍掾
屬行參軍所謂百六掾是也旣而爲晉王以參軍
爲奉車都尉掾屬爲駙馬都尉行參軍舍人爲騎
都尉而諸公府都督府置諮議參軍因漢末軍諮
祭酒而爲之名也至宋有錄事記室戶曹倉曹中

直兵外兵騎兵長流賊曹刑獄賊曹城局賊曹法
曹田曹水曹鎧曹車曹士曹集右戶墨曹凡十八
曹參軍參軍不署曹者無定員至唐惟衛府率府
有錄事及諸曹參軍諸州有錄事及諸司參軍

通鑑二百七

長安四年太后疾少間

史炤釋文曰間居莧切少愈也余按論語病間釋
音如字孔云少莖也史炤釋文凡疾間之間並從
去聲未知何據

久視四年賈敬宗奏張昌宗強市人田

史炤釋文曰強其兩切抑買之也余謂強其良翻非人所願以威勢逼抑而市之謂之強市

成均祭酒同鸞臺鳳閣三品李嶠罷爲地官尚書

史炤釋文曰五帝名學曰成均余按唐百官志垂拱元年改國子監曰成均監以國子祭酒爲成均祭酒

通鑑釋文辯誤卷第九

通鑑釋文辯誤卷第十

天台胡三省身之

通鑑二百八

中宗神龍元年敬暉瞿然不悅

海陵本釋文曰瞿九縛切說文遠視貌余按九縛切乃矐字矐音九遇翻驚視而失其常度之貌陸德明經典釋文甚明史炤於此音紀具切是至二百四十八卷武宗會昌四年炤音又非

左衛將軍上邽紀處訥

史炤釋文曰上邽即秦州天水縣余按漢書地理

志上邽縣屬隴西郡天水別爲郡名新唐書地理志秦州天水郡治上邽無天水縣宋白續通典秦州有天水縣而清水縣治上邽鎮史炤所云未知何據

二年改贈后父韋玄貞爲鄴王后四弟皆封郡王費本註曰鄴郡名余按唐制后弟封郡王韋玄貞后父必贈爲國王鄴者封國之名非郡名也且自古未嘗有鄴郡去年已封韋玄貞爲上洛王上洛郡名也自郡封而進贈國封中宗之濫爵固不足言然郡封國封之制則不可以無辯

表恕已掎地爪甲殆盡

史炤釋文曰掎蒲墨切僵也余按僵踣之踣其旁從足不從手表恕已若只僵踣於地何爲爪甲殆盡此由以爪甲爬地也類篇掎從蒲侯翻今從之

通鑑二百九

景龍元年武平一名甄以字行

史炤釋文曰甄之人切余謂音之人切者姓也人之有字以表其名甄之爲義明也察也剔也惟明惟察惟剔然後能平一此正以甄明甄察甄剔而命字甄當音稽延翻

睿宗景雲元年上御梨園球場

史炤釋文作黎園註曰黎憐題切余按此乃黎園非黎園也果木之黎音力脂翻

命韋溫總知內外守捉兵馬事

史炤釋文曰唐制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曰道費本同余謂此乃京城皇城宮城內外守捉兵馬非邊戍之守捉也宣宗之崩踵故事增人守捉此其證也

通鑑二百十

二年前右率府鎧曹參軍柳澤

史炤釋文曰鎧甲也鎧曹十六衛官屬也費本同今

按唐制太子十率府亦有鎧曹等諸參軍柳澤乃十率府屬非十六衛府屬也右率府右衛率府

夕宗先天元年能撩李日知嗔

史炤釋文曰撩蓮條切說文撩理也海陵本同余謂炤音是而義非撩取也嗔怒也言取怒也又俗說以摘發為撩令人謂相挑發為相撩撥

通鑑二百一十一

開元二年立皇子嗣主為鄆王

史炤釋文曰鄆於巾切故衛地在濮陽余按衛地

之郵音吉掾翻無於巾一音

通鑑二百一十二

七年王毛仲嚴察有幹力萬騎功臣閑殿官吏皆憚之

史炤釋文曰睿宗改千騎曰萬騎余按太宗選驍勇者從遊獵謂之百騎則天時稍增爲千騎中宗改曰萬騎非睿宗也通鑑於睿宗景雲元年書萬騎本末甚明

十三年更名長從宿衛之士曰曠騎分隸十二衛總十二萬人爲六番

史炤釋文曰隋制十二衛唐因之曰翊衛曰驍騎衛曰左衛曰右衛曰中衛曰左衛曰右衛曰御衛曰侯衛爲左右焉曠騎分隸十二衛每衛萬人余按唐受隋禪置十二衛府已微變其官名至武德五年又改云云辯見一百八十六卷高祖武德元年令史炤所云十二衛武德元年之制也以唐六典考之則開元之十二衛曰左右衛曰左右驍衛曰左右武衛曰左右威衛曰左右領軍衛曰左右金吾衛

通鑑二百一十三

十五年賜貴近絲一綬

費本註曰綬謂之綬余按晉書綠綬綬謂以萸草
染綬故綬因謂之綬此言絲一綬猶絲一繅耳非
綬綬之綬唐制麻三斤爲綬未知絲一綬其爲斤
兩何如也史炤亦曰綬猶繅也

十八年京城第舍郊畿田園參半皆宦官矣

史炤釋文曰參半間厠也余謂參者三也或三分
之一或三分之二也半則中分而言之言有其半
也

通鑑二百一十四

二十四年史瓘于者與安祿山同里閤

史炤釋文曰閤說文閤也汝南平輿里門曰閤余
謂此亦史炤以廣韻爲據也按漢高祖居沛與盧
縮同里閤何特汝南平輿里門曰閤哉

通鑑二百一十五

天寶元年隴右節度使統臨洮河源白水安人振威
威戎漠門寧塞積石鎮西十軍

史炤釋文曰寧塞廓州軍後曰寧邊余按隴右所
統十軍而獨釋寧塞一軍何也十軍註詳見通鑑
正文下

田同秀上言見玄元皇帝告以我藏靈符在尹喜故

宅上遣使於故函谷關尹喜臺旁求得之

史炤釋文曰崔浩云尹喜爲散關令也蓋老子嘗過尹喜故田同秀託言藏靈符於尹喜宅耳余按抱朴子云老子西遊遇關令尹喜於散關爲喜著道德經一卷謂之老子其說與崔浩同又李尤函谷關銘云尹喜邀孝留作二篇則以喜爲函谷關令括地志散關在岐州陳倉縣東南五十二里函谷關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二里又岐州盩厔縣樓觀山有尹喜舊宅今爲崇聖觀山脚有授經臺此亦以尹喜爲散關令故有其遺蹟也但唐玄宗

因田同秀之言求符於故函谷關尹喜臺旁則以尹喜爲函谷關令矣史記言老子去周度關時周都洛函谷關爲是

二年崔成甫紅栢首

史炤釋文曰栢普駕切通俗文帛三幅曰帕

海陵本同

余按栢首之栢莫百翻今人謂之抹額是也韓愈元和聖德詩以紅栢首若通俗文所謂帛三幅者謂帕也非栢首之栢

四載楮訛戰死

費本註曰訛直毅切余按訛直嚴翻費本誤

通鑑二百一十六

八載吐蕃多貯糧食積樁木及石

史炤釋文曰樁盧回切余按此樁木即前卷礮樁如雨之樁合音盧對翻史炤音釋前後不相照應類如此

十載高尚雍奴人

史炤釋文曰雍奴雍州縣名余按唐書地理志幽州有雍奴縣非雍州也

通鑑二百一十七

十四載賈循華原人也

史炤釋文曰華原邑名屬耀州余按五代史梁開平初華原賊帥溫韜聚眾據縣岐王李茂貞始以華原置耀州使韜鎮之此時未有耀州也新唐書地理志華原縣屬雍州開元元年以雍州爲京兆府

安祿山乘鐵輦

史炤釋文曰輦羊茹切余謂此輦字即輿字今人多讀從平聲蓋昇車之輦是人輦之則音羊茹切若乘輦則人乘車輿也讀當平聲二百二十五卷代宗大曆十四年乘輦誤同

祿山步騎散漫人莫知其數

史炤釋文曰漫謨官切又莫半切余謂當從下音
肅宗至德元載魯炁屯葉北以備安祿山

史炤釋文曰葉縣之北汝州也余按通鑑下文魯
炁立柵於渙水之南未至汝州

程千里出崞口討賊

史炤釋文曰崞口在代州海陵本同余按舊唐崞口在

相州西山在代州者崞縣非崞口也二百二十六
卷德宗建中二年崞口註亦誤

通鑑二百一十八

同羅曳落河居五分之一

史炤釋文曰安祿山所劫同羅兵號曳落河余按
祿山養同羅奚契丹降者八千餘人號曳落河曳
落河者胡言壯士也是時史思明等合兵五萬餘
人而同羅曳落河居五分之一是同羅曳落河不
下萬人矣祿山在洛方圍關輔所養曳落河八千
餘人若以萬人付思明反浮於所養之數不應如
此蓋同羅者阿布思之部落也阿布思敗死其部
落歸祿山祿山簡同羅之壯者與奚契丹之壯者
養之通謂之曳落河其不預曳落河之養者尚多

今遣助思明者同羅之兵及曳落河通有萬許人耳

菱涉至此勞苦至矣

史炤釋文曰菱草舍一曰草木根本亦作跋余按菱草舍也鄭康成之說草行曰菱水行曰涉正應此義不當妄引草木根本以自雜其說

太子至烏氏彭原太守李遵出迎

海陵本釋文曰是年改烏氏曰保定余按烏氏漢縣故墟在彭原東南據舊唐書烏氏驛名新唐志保定縣本漢安定縣唐爲涇州治所在彭原西一

百二十里保定縣固是年更名然非烏氏之地太子至平涼閱監牧馬

史炤釋文曰渭州有馬監余按唐之盛也秦蘭河渭涇原岐幽寧慶鄜坊延夏及河曲之地凡監四十有一豈特渭州有馬監哉時太子所閱者平涼之監牧平涼原州非渭州也

賊勢大熾西脅汧隴

史炤釋文曰汧水在安定余按前漢書地理志汧水出扶風汧縣西北又曰郁夷縣有汧水酈道元以爲汧水即魚龍水唐書地理志隴州有汧源縣

汧陽縣皆因汧水而名汧水不在安定

通鑑二百一十九

第五琦請以江淮租庸市輕貨沂江漢而上至洋川
史炤釋文曰洋音祥漢戚夫人生於洋川高祖寵
之名其川曰洋川以表誕生之休祥也費本同余按
洋川漢時漢中成固之地劉蜀分成固立南鄉縣
晉改爲西鄉縣後魏廢縣於豐寧戍置豐寧縣尋
於縣置洋州及洋川郡隋開皇初廢郡大業初廢
州復爲西鄉縣唐武德元年析梁州之西鄉黃金
興勢置洋州天寶改洋州爲洋川郡漢書言定陶

戚姬不言生於洋川地理志止有成固縣不載洋
川戚夫人生於洋川本之酈道元水經註道元好
奇之過也

通鑑二百二十

至德二載史思明開井陘路

史炤釋文曰井陘山在鎮州井陘縣余按唐穆宗
諱恒始改恒州爲鎮州玄宗改州爲郡恒州曰常
山郡肅宗改郡爲州復曰恒州此時未有鎮州也
乾元元年李嗣業在河內安慶緒涉沁水攻之

史炤釋文曰沁水縣名屬澤州費本同余按唐書地

理志沁水出沁州沁源縣東南出山而東流過河內縣北安慶緒自鄴攻河內須涉沁水而進兵此指河內之沁水非澤州之沁水縣也

王仲昇斬党項酋長拓拔戎德

史炤釋文曰拓拔本代地元魏複姓余按元魏之拓拔氏起於代北党項之拓拔氏起於西陲宋朝之西夏党項拓拔之後也寶元康定之間憑陵中國慢書狎至使其出於元魏亦必張大而言之而未嘗語及者非其所自出也唐書列傳党項以姓別爲部一姓又分爲小部落有細封氏費聽氏往

利氏頗超氏野辭氏米禽氏拓拔氏而拓拔氏最彊二百五十八卷昭宗大順元年註又誤

通鑑二百二十二

二年郭子儀等圍鄴城壅漳水灌之

史炤釋文曰山海經曰漳水出荆山南注于沮水余按郭子儀壅鄴旁之漳水以灌城非出荆山之漳水九十七卷晉康帝建元二年趙王虎投王波父子之尸于漳水釋文之誤正與此同已辯於前矣二百六十卷昭宗光化三年漳水註復誤蓋史炤讀書不多只據廣韻以釋通鑑又不能親師取

友以求聞所未聞所以到底錯了孤陋自是者其
戒之哉然余亦當自以此爲戒也

李光弼自將屯中渾城

史炤釋文曰河南縣有中渾城余按河陽有三城
以守河橋自晉杜預建橋於富平津此大河有橋
之始也然未有城也後魏孝文自代遷都于洛又
作河橋河側北岸有二城置北中郎府徙諸從隸
府戶并羽林虎賁領隊防之魏氏分爲東西東魏
得洛懼西人之侵軼雖徙洛人於鄴而河陽仍爲
橋以聯絡懷洛觀宇文與高氏交兵於却洛之間

則可見矣高敖曹之敗也叩河陽南城以閉關不
內而死此時蓋已有南城宇文泰縱火船欲焚河
橋斛律金所以禦之者必於中流制之意此時亦
必有中渾矣史思明入東京李光弼據河陽與之
相持思明來攻三城皆受敵光弼自將屯中渾應
接南北二城視其所急而赴之安史旣平河朔藩
鎮桀驁唐於此置河陽三城節度使遂爲重鎮中
渾城三城之一不在河南也宋白曰中渾城東魏
所築

上元二年奴刺党項寇寶雞

史炤釋文曰渾奴刺也吐谷渾自稱曰渾主故以

渾奴刺言之

費本同

余謂吐谷渾自是一種奴刺自

是一種吐谷渾王舊自稱可汗未嘗自稱曰渾主

史或以渾奴刺連言亦言渾與奴刺兩種耳太宗

貞觀二十一年奴刺啜匄俟友內附此則奴刺別

是一種之明證也

代宗廣德元年田承嗣爲魏博德滄瀛五州都防禦使

史炤釋文曰魏博藩鎮自田承嗣始傳五世至田

洪正入朝十年復亂更四姓傳十世有州七曰貝

魏博相磁洛衛余謂此通鑑書以魏博授田承嗣

之始然此時命承嗣爲魏博德滄瀛五州都防禦

使未須以貝魏博相磁洛衛七州爲註詳辯於二

百六十六卷梁太祖開平元年

明經則誦帖括以求僥倖

史炤釋文曰謂爲機括而誦之余按高宗之時以

劉思立之言明經加試帖舉人乃總括經文以類

聚之而誦習以應帖試謂之帖括括總括也非機

括之謂

通鑑二百二十三

二年秋七月稅天下青苗錢以給百官俸

史炤釋文曰唐租庸調之法壞代宗始以畝定稅而稅以夏秋時以國用急不及秋苗方青即征之號青苗錢余按乾元以來天下用兵京司百僚俸錢減耗代宗即位推恩庶僚下議或以稅畝有苗者公私咸濟乃分遣憲官稅天下地青苗錢以充百司課料若定夏秋二稅則德宗即位方行其法非代宗也史明書秋七月稅天下青苗錢安得謂不及秋即征之乎

通鑑二百二十四

大厯五年元載請割郿虢寶豐鄠盩厔隸李抱玉

史炤釋文曰郿虢並扶風縣名余謂史炤僅能引漢書地理志耳漢右扶風有郿虢二縣及晉省虢縣存郿縣後魏於虢縣地置武都郡西魏置洛邑縣後周置朔州州尋廢隋開皇初廢武都郡大業初改洛邑縣爲虢縣後魏又於郿縣置平陽周城二縣西魏改平陽爲郿城後周廢入周城縣隋開皇十八年改周城曰渭濱大業二年改曰郿縣扶風隋唐爲岐州時爲鳳翔府

朕今親御禁旅

史炤釋文曰旅衆也說文軍五百人爲旅余謂禁旅直言禁兵耳不必拘五百人爲說

通鑑二百二十五

十四年澤州刺史李鷄上慶雲圖詔曰卿雲靈芝怪草異木何益於人

史炤釋文曰卿如字文選卿雲黼黻河漢謂司馬長卿揚子雲也後言瑞者以卿雲爲慶雲皆取黼黻河漢之意海陵本費本同余謂史炤繆矣古者卿慶同音班固白雉詩永延長兮膺天慶叶韻音卿是也

卿雲即慶雲晉天文志瑞雲一曰慶雲一曰景雲嘉氣太平之應也

通鑑二百二十六

沈既濟上選舉議曰責於侍郎則曰量書判資考而授之不保其往也

史炤釋文以量書爲句斷註曰尚書掌七品以上選侍郎掌八品以上選皆有銓量之書所以叙其資地而進退之也費本同余觀沈既濟之議其上文

曰考校之法在書判薄歷言詞俯仰而已是書判也非銓量之書也又曰量資積考非勞也是資考

也非資地也唐擇人之法有四曰身言書判身取其體貌豐偉言取其言辭辯正書取其楷法適美判取其文理優長資考者限年躡級謂之資課校殿最謂之考

京畿觀察使崔寧

史炤釋文曰天子千里地以遠近言之則言畿此指京師故謂之京畿余按古者王畿地方千里唐以長安爲西京洛陽爲東都有京畿都畿京畿觀察部京畿諸州謂雍岐同華商邠也

德宗建中元年朝臣請赦劉文喜上皆不聽曰微孽不除何以令天下

史炤釋文曰孽庶子也猶木之有孽生故以爲諭余按史炤此亦本之廣韻然劉文喜豈唐之庶子哉凶孽妖孽皆孽也不專以庶子爲義此言微孽猶凶孽之孽耳一百五十二卷梁武帝中大通二年魏高歡言嬖孽擅朝指鄭儼徐紇也炤之誤亦如此

劉海賓言於上曰臣乃陛下藩邸部曲

史炤釋文曰藩謂爲藩屏者凡郡國朝宿之舍率名邸邸至也言所歸至也余謂炤說自通但初讀

者未易遽曉且以此釋藩邸部曲四字其義猶欠
明切唐人率稱諸王邸第爲藩邸謂藩國邸第也
此說較簡明寶應初上以雍王爲天下兵馬元帥
故劉海賓自謂藩邸部曲
王國良遣使乞降猶疑未決

史炤釋文曰猶餘救切攬屬其性多疑一說隴西
人呼犬子曰猶好先行却任以俟其人遂曰猶豫
猶疑亦猶豫之謂余以文勢觀之不過言王國良
猶持疑而未決降計耳猶之爲義尚也如左傳尚
猶有臭其莠猶在賈誼所謂猶尚如此之猶不必

引猶豫以釋猶疑也

通鑑二百二十七

二年南至江淮閩越

史炤釋文曰閩越東南越余按此言閩謂七閩之
地及百越之地耳若以漢書言之則閩越之地今
福建路是也東越之地今温州是也南越之地今
交廣是也豈得謂閩越爲東南越乎一百六十七
卷陳武帝永定元年註閩中亦誤辯已見前
宣武節度使劉洽

史炤釋文曰宣武節度使自劉彥佐始傳四世而

滅有汴潁宋亳余按新唐書方鎮表建中元年分
宋亳潁別爲節度使尋號宣武節度使是時李勉
以永平節度使鎮汴州其後陷於李希烈至興元
元年劉洽破希烈復汴州始有汴宋潁亳四州尋
徙宣武軍治汴州洽改名亥佐亥佐傳子士寧士
寧爲李萬榮所逐是劉氏在宣武僅二世也何嘗
傳四世哉

入敕使院擘裂殺之

史炤釋文曰擘博厄切說文搯也余按此乃分擘
之擘非搯也

通鑑二百二十八

四年外侵則汧渭爲戎

史炤釋文曰汧渭二水出鳳翔府寶雞縣余按一
百一十八卷肅宗至德元載炤釋汧隴之汧已誤
今又誤漢書地理志渭水出隴西首陽縣烏鼠山
而東流汧水出右扶風汧縣西北水經注汧水東
流合于渭渭水又東逕陳倉縣唐改陳倉縣爲寶
雞縣渭水則過寶雞汧水不惟不出寶雞且不至
寶雞矣陸贄所謂外侵則汧渭爲戎者謂吐蕃侵
逼也汧水在唐隴州界渭水出唐渭州界代宗初

吐蕃陷秦渭入大震關唐遂以隴州爲極邊故曰
汧渭爲戎

以李昌巵爲京畿渭南節度使

史炤釋文曰巵渠龜切海陵本同余按巵奴刀翻史炤

鹵莽以其字旁從夔遂自爲音切也

膠水蔣沈

史炤釋文曰膠水在漢膠東縣一曰密水唐時膠
西爲密州余按水經膠水出黔陬縣膠山北過其
縣西又北過夷安下密膠東當利縣北入於海漢
書地理志黔陬縣屬琅邪夷安縣屬高密下密縣

屬膠東國無膠東縣當利縣屬東萊郡唐書地理
志萊州有膠水縣萊州古東萊郡地膠水縣蓋當
膠水下流入海之地非密州也

通鑑二百二十九

宋泚推雲梯載壯士攻城翼以輶輶

史炤釋文曰說文淮陽名車隆穹爲輶應劭曰輶
輶匈奴車博雅以爲柳車余按柳車非所以攻城
應劭以輶輶爲匈奴車者因漢書楊雄傳碎輶輶
破穹廬而爲之註也蓋輶輶者攻城之車兵法曰
修輶輶距闔者三月而後成謂攻城也輶輶不特

小十
通鑑卷一百一十九
付子勝
匈奴有之中國亦有此車

韓滉修塢壁起建業抵京峴樓堞相屬

史炤釋文曰京峴山名京大也即琅邪大峴山費本

同余按韓滉時鎮潤州修塢壁起建業抵京峴京

峴山在潤州州治東五里琅邪之大峴山在沂州

滉修塢壁自建業抵潤州之京峴山耳安能絕江

越淮抵沂州之大峴山邪況此時陳少遊鎮淮南

而沂州又李納巡屬也韓滉決不能跨據他鎮疆

土而修塢壁蓋滉以乘輿播遷欲阻江自守其治

樓堞起昇抵潤皆自守規摹也

通鑑二百三十

興元元年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誕謾而人情不趨

史炤釋文曰誕謾不經之稱余謂妄爲大言曰誕欺語曰謾皆虛而不實之謂非不經之稱也

張獻甫怒樊澤曰行軍乃敢自圍節鉞

史炤釋文曰節以專殺斧鉞以專斷余按記王制

諸侯賜鈇鉞然後殺是斧鉞以專殺也至於漢魏

以下持節者亦得以專殺唐中世以後置諸鎮節

度使建節對六纛亦得以專殺故授節度使者謂

之授旌節亦謂之授節鉞若曰節以專殺斧鉞以專斷恐字義不可如此區別自是之後炤屢拈出此二語蓋自以爲得而不知其失也

通鑑二百三十一

進退羈礙

史炤釋文曰羈馬絡頭也礙謂羈所掛礙也余按羈者有所絆礙者有所止

鍾虞不移

史炤釋文曰虞音具余按經典釋文及諸字書虞音巨無音具者此又蜀人土音之訛

貞元元年新州司馬盧杞遇赦移吉州長史陳京趙需等爭之不已上大怒左右辟易京顧曰趙需等勿退

史炤釋文曰京姓也風俗通云鄭公子段封京城其後因爲氏顧其名余按陳京趙需等爭盧杞移吉州長史事德宗大怒當時左右之臣皆辟開而易其故廼陳京乃顧謂趙需等曰勿退此一段稍識文理者皆知京之爲陳京顧之爲回顧也史炤以京爲姓顧爲名大似不識文理彼豈真不識文理哉其病在於不詳觀通鑑上下文而輕爲註釋

至於板行其書以誑後學不知乃所以自彰其繆
妄也

以李泌爲陝虢都防禦水陸運使泌宿曲沃將佐來
迎

史炤釋文曰曲沃縣名屬絳州余按此非絳州之
曲沃也絳州之曲沃晉封桓叔者也春秋之時晉
以曲沃爲別都蓋自桓叔至武公宗廟在焉其地
在大河之東李泌自長安赴陝州無緣迂路度河
至絳州之曲沃水經註云曹陽亭在引農縣東十
三里又東有曲沃城春秋時晉侯使詹嘉守桃林

之塞處此以備秦時以曲沃之官守之故曲沃之
名遂爲積古之傳肅宗至德二載廣平王俶與郭
子儀取西京安慶緒將張通儒等走保陝追至曲
沃大破賊於新店遂入陝城此即李泌所宿之曲
沃也絳州之曲沃人所共知陝州之曲沃人有不
能知者矣吁地理之難言蓋如此

通鑑二百三十二

陸贄上奏曰以逆泚之偷居上國懷光之竊保中畿
史炤釋文曰天子千里地以遠近言之則言畿當
天下之中故謂之中畿余按陸贄所謂懷光竊保

中畿謂懷光竊保河中也玄宗開元八年以河中
爲中都河東河西爲次赤縣餘縣皆爲次畿縣懷
光據河中諸縣皆爲所有故言中畿蓋洛陽爲東
京則河南府諸縣爲東畿長安爲西京則京兆府
諸縣爲西畿河中府居兩京之中以爲中都故謂
之中畿也

二年百姓至蒸鬱手足以避役

史炤釋文曰蒸火氣上行也熨持火所以申繒也
余按以火申繒固謂之熨然此言以火熨手足耳
不必以申繒爲釋

通鑑釋文辯誤卷第十

通鑑釋文辯誤卷第十一

天台胡三省身之

通鑑二百三十三

三年李泌曰太子安有異謀彼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懷衷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

史炤釋文曰愍懷謂晉愍帝懷帝也海陵本同余謂李

泌正引賈后譖殺愍懷太子適事通鑑於八十三

卷晉惠帝元康九年紀愍懷手書事甚詳史炤且

不能考豈可釋通鑑以傳世乎

七年常臯遣三部落總管蘇崱將兵至琵琶川

史炤釋文曰琵琶川地名東奚所居余按琵琶川者東蠻所居蜀之徼外未嘗有奚也炤誤

通鑑二百三十四

九年僭軍蹙國

史炤釋文曰僭僵仆也僭軍謂軍不嚴整若僵仆也余謂僭軍者覆軍也軍爲敵人所敗顛覆不能復振若人之顛仆不能復起也

萬榮縱欲跋扈勢何能爲

史炤釋文曰扈籬也水居者於水未至爲扈水去則大魚跋扈而出小魚獨留余按跋扈之語自漢

有之釋者以彊梁爲言史炤今以大魚跋扈爲說夫炤所謂扈者海瀕之人於海溼插竹爲之其字作滄大魚跋滄東南瀕海之人初無此語中土之人與西北之人安知魚之跋滄而爲是語邪炤說可謂僻陋而不通從彊梁之說爲是

十年雲南王異牟尋令崔佐時衣牂柯服而入

史炤釋文曰漢牂柯郡唐爲牂州屬江南道羈縻州牂柯繫船杙也楚滅夜郎軍至且蘭椽船於岸因以名其處牂柯服謂牂柯人所服也余按史炤止祖述漢書註言牂柯郡所以得名之由未及唐

時所謂牂柯也新唐書曰牂柯蠻在昆明東九百里東距辰州二千四百里其南千五百里即交州故通鑑下文載佐時之言曰我大唐使者豈得衣小夷之服小夷正指牂柯蠻

通鑑二百三十五

十二年以渾瑊王武俊並兼中書令

史炤釋文曰渾戶本切本渾沌氏之後

海陵本同

余按

渾瑊鐵勒九姓渾部之後世爲臯蘭州都督安得爲渾沌氏之後乎自安史反瑊從其父釋之在兵間父子各立戰功至德宗時瑊之勞績尤爲顯著

通鑑蓋屢書不一書而足史炤前固嘗釋渾瑊矣至此方以爲渾沌氏之後何邪又按劉禹錫集有送渾大夫赴豐州詩曰鳳銜新詔降恩華又見旌旗出渾家則渾字讀從上聲無亦其時渾氏功名鼎盛時人不敢言其出於藩落而爲之諱遂以爲渾沌氏之後邪觀唐世言氏族者本其所自出必各引前世帝王公侯卿大夫士之著見者或以國或以邑或以氏或以謚或以字或以官亦或以名者往往多有傳會今亦無從而辨正之也二百四十五卷文宗大和八年渾瑊炤釋同

常渠牟形神恍燥

史炤釋文曰恍餘招切憂也悸也余按恍音他彫翻即輕恍之恍

十六年泗州刺史張仵出兵攻埭橋

史炤釋文曰埭橋地名在淮泗一曰道上加土爲埭余按泗水固合於淮然言埭橋在淮泗抑以爲在淮泗之交邪抑以爲在淮泗之間邪此等註書曾中實無定見而持兩端之說而道上加土曰埭又因甬道而創生此義皆非確論也埭橋在徐州南界唐後置宿州於此江淮運船所必由之路也

二百四十二卷穆宗長慶二年埭橋註又誤

通鑑二百三十六

順宗永貞元年制以積疹未復其軍國政事權令皇太子純句當

史炤釋文曰疹止忍切久疾也

海陵本同

余按疾疹之

疹音丑刃翻從止忍切乃瘡疹癢疹之疹此疹既以久疾爲釋不當從瘡疹癢疹之音二百四十三卷穆宗長慶四年嗜欲勝而疾疹作炤釋又誤

通鑑二百三十七

憲宗元和元年阿跌光進本出河曲步落稽

史炤釋文曰阿跌氏其先河曲諸部正觀初內屬
賜姓李余按出落稽即稽胡也自後魏以來已居
塞內其內屬久矣阿跌光進兄弟元和初以軍功
賜姓亦非貞觀初也

通鑑二百三十八

四年許孟容曰臣爲陛下尹京畿

史炤釋文曰天子千里地以遠近言之則言畿也
余按史炤徒知以王畿千里釋畿字爲是說者屢
矣終不足以發明通鑑所書之義按唐以洛陽爲
東都以河南府汝州爲都畿以長安爲西京以京

兆鳳翔同華商邠等府州爲京畿然此時許孟容
爲京兆尹自言尹京畿則止言京兆不及他州蓋
京兆府以長安萬年兩赤縣爲京縣餘縣爲畿縣
故孟容自云尹京畿也古人之言其取義各有依
當當博考而求其所以言之意固不可膠柱一說
以爲釋

四年悉甲壓境號曰伐趙

史炤釋文曰悉其兵甲以鎮壓疆境余按譚忠說
田季安以伐趙言悉甲壓境謂悉舉魏博之兵以
壓趙境非以鎮壓魏博之疆境也舉兵以臨敵境

曰壓炤釋非

五年伊宥爲安州刺史母卒於長安不時發喪郝士美先備籃輿即日遣之

史炤釋文曰籃竹也以爲輿余按籃輿以竹爲之非竹名也籃輿謂之擔子東南只謂之轎子

通鑑二百三十九

七年成德兗鄆使者

史炤釋文曰兗鄆二州名余謂兗鄆固是二州名此書成德兗鄆使者言二鎮所遣之使者也王承宗時爲成德節度使李師道時爲兗鄆等州節度

使兗鄆未賜軍號故止稱兗鄆猶田承嗣未賜天雄軍號止稱魏博也通鑑書唐藩鎮或以軍號或以州讀者自審別之可也

八年夏綏節度使張煦

史炤釋文曰夏綏二州名余謂此亦以二州爲節鎮之名猶兗鄆也

十年是時發諸道兵討吳元濟而不及淄青

史炤釋文曰淄青二州名余按淄青與兗鄆共一鎮也李師道承父兄之業有兗鄆淄青曹濮登萊齊密沂海十二州初肅宗置淄青兗鄆二節度使

自侯希逸引平盧兵保青州而淄青兼有淄青平
盧節度之號自李正己併有兗鄆淄青十五州而
兗鄆遂兼淄青平盧之號師道正己之孫也據有
十二州於河南諸鎮最爲疆大時人或以兗鄆稱
之或以淄青稱之或以平盧稱之其實一鎮也二
百五十五卷僖宗中和二年淄青亦猶是也
兵將相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

史炤釋文以心孤爲心狐註曰謂心若狐之疑也
余以上下文求其義蓋謂兵與將相失則兵士之
心孤心孤則意怯以此爲說文理甚明順何必以

孤爲狐曲爲之說邪

十一年柳公綽曰京兆爲輦轂師表

史炤釋文曰輶輻所湊也唐以京兆爲師表謂四
方所輻湊也故曰京兆爲輦轂師表余按自漢以
爲京兆者率曰待罪輦轂下蓋謂京師在輦轂之
下也言京兆爲輦轂師表謂京兆之下以京尹爲
師表耳下卷十三年輦轂誤同

通鑑二百四十

十二年裴度觀築城於沱口董重質帥騎出五溝邀
之大呼而進李光顏與田布力戰拒之賊退布拒其

溝中歸路

史炤釋文曰扼持也謂分布而持扼余按通鑑上下文布謂田布也非分布之布

通鑑二百四十一

十四年劉悟見李公度執手歔歔

史炤釋文曰歔歔歎息貌余按字書歔歔泣餘聲

蓋歔歔者杖涕而收泗之聲非歎息貌二百七十

二卷後唐莊宗同光元年釋歔歔誤同

田弘正與劉悟相見於客亭即受旌節馳詣滑州

史炤釋文曰說文游車載旌析羽註所以精進士

卒節長一尺二寸凡為使者持之余按周禮旂車

載旌註云旂車木路也析羽五色象其文德也說

文曰旌析羽注旌首所以精進士卒炤釋逸旌首

二字遂不成文理記曲禮武車綏旌德車結旌註

云武車兵車綏謂垂舒之也盡飾也德車乘車結

謂收斂之也不盡飾也正義曰旌謂車上旗旛也

兵車尚威武故舒散旗旛垂綏然德車德美在內

不尚赫奕故結纏其旒著於竿也兵車謂革路德

車謂玉路金路象路木路既皆有旌特以綏結為

別固不專以精進士卒為義又周禮掌節凡邦國

之使有虎節人節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英蕩
函也所以盛節此史炤所謂長尺二寸者也又有
符節璽節旌節註云符節如今宮中諸官詔符也
璽節者今之印章也旌節者今使者所擁節是也
三禮義宗云節長尺二寸秦漢以下改爲旌幢之
形是則後世之節畧如古旌節之制而尺二寸之
節後世不復有矣唐制節度使賜雙旌雙節行則
建節對六纛是所謂旌節也豈得以古者旂車載
旌節長尺二寸釋唐之旌節乎

邠寧節度使李光顏

史炤釋文曰邠寧二州名余按新唐書方鎮表是
年置邠寧慶三州節度使史特提邠寧二字以爲
節鎮之名其例猶淄青魏博鎮冀也二百七十九
卷後唐潞王清泰元年辯同

沉酣晝夜獲雜子女

史炤釋文曰獲雜讀爲獲雜余按樂記曰及優侏
儒優雜子女故註云優雜當讀爲獲雜今通鑑書
獲雜炤又釋曰讀爲獲雜何居

穆宗長慶元年湮爲潁王

史炤釋文曰潁于軫切州名余按潁餘頃翻炤音

非

劉總奏分幽涿營為一道

史炤釋文曰涿郡也余按古固有涿郡隋唐併漢之燕國涿郡為幽州涿郡天寶元年改幽州涿郡為幽州范陽郡而涿郡遂不見於史况幽營皆州名不應獨釋涿為郡代宗大厯四年范陽節度使朱希彩表析幽州之范陽歸義固安置涿州則劉總所奏者幽州涿州營州欲分為一道非涿郡也

通鑑二百四十二

昭義節度使劉悟

史炤釋文曰澤潞潘鎮自劉悟傳至劉稹傳三世而滅有州五曰邢汾晉澤潞號昭義節度余按德宗以昭義軍號賜澤潞以寵李抱真非始於劉悟昭義節度領潞澤邢洛磁五州未嘗領汾晉也起復田布為魏博節度使至魏州號哭而入居于堊室

史炤釋文曰堊烏故切余按堊烏各翻從烏故切非

朱克融焚掠易州涑水遂城蒲城

史炤釋文曰涑水名出涿郡余按涑固是涿郡水

名以唐時言之涑水則縣名也屬易州涑水縣乃漢涑郡道縣地隋開皇元年以范陽爲道更置范陽縣於此地六年改范陽曰固安八年廢十年又置永陽縣十八年改爲涑水因涑水以名縣也唐因之

二年軍士日給不過陳米一勺

史炤釋文曰陳米腐米也余謂陳米至腐敗不可食矣陳米謂藏之積年者耳

通鑑二百四十三

四年貶李紳爲端州司馬張又新等猶忌紳日上書

言貶紳太輕上許爲殺之

史炤釋文曰殺所介切削也余詳觀通鑑上文李紳自戶部侍郎貶端州司馬蓋遠謫也張又新等猶日言其太輕是欲寘之死地故上許爲殺之殺當讀如字史炤音義殊不可曉

馬存亮自負上入軍中

史炤釋文曰負戴也余謂在首爲戴有背爲負上怪裴度奏狀無平章事以問韋處厚處厚具言李逢吉排沮之狀

史炤釋文曰沮將豫切沮壞也余按字書沮止沮

壞之沮音在呂翻炤音之誤辯已見一百四十二
卷齊東昏侯永元元年今此字義稍異故復出之
敬宗寶曆二年宣索左藏見在銀十萬兩金七千兩
悉貯內藏

史炤釋文曰左藏藏四方所獻金玉珠貝玩好之
庫也余按漢官有中藏府屬司農晉少府屬官有
左右藏令東晉及宋有外左庫內左庫齊梁陳有
右藏無左藏北齊有左右藏令永屬太府隋唐皆
然唐左藏有東都西庫朝堂庫右藏有內庫外庫
新唐書百官志左藏署令掌錢帛雜綵天下賦調

右藏署令金玉珠寶銅鐵骨角齒毛綵畫則左藏
庫者藏天下賦調之物非四方所獻也

通鑑二百四十四

文宗大和六年李德裕奏修印峽關

史炤釋文曰印峽山名在沈黎郡余按漢書地理
志蜀郡嚴道縣有印峽山嚴道故青衣也漢武帝
置沈黎郡漢光武建武十九年置青衣郡安帝延
光元年置蜀郡屬國都尉新唐書地理志印峽關
在雅州榮經縣界祝穆曰印峽關在黎州北九十
里黎雅二州固皆漢沈黎郡地然自漢至唐州縣

之建置離合苟不詳考而言之讀者殊未知漢沈黎郡今爲何地也

七年府兵內剗

史炤釋文曰剗字未詳余按字書無剗字今人多讀爲剗音楚限翻

杜牧孫子序漢高祖言指蹤者人也

史炤釋文作指縱註曰縱子用切蕭何傳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顏師古註云發縱謂解絀而放之也指示者以手指示之今俗言放狗余按杜牧註孫子序及通鑑諸本皆作指蹤顏師古以漢書本

皆不爲蹤字而讀者乃以爲蹤跡之蹤故以發蹤爲非而縱讀如字由師古之言而推之則唐人固多有讀發縱爲發蹤者今杜牧言指蹤則習唐人之言徑以指示獸蹤爲說也依杜牧文義釋之指蹤當讀爲蹤跡之蹤若以爲指縱音子用切則反害於文義矣使顏師古復生亦必就杜牧文意爲之音義必不如史炤之拘泥而入于迂僻也

通鑑二百四十五

九年以刑部侍郎兼御史知雜李孝本權知御史中丞

史炤釋文曰御史之職有四知其雜事者謂之知
雜本同海陵余按唐制御御史臺侍御史六人久次者一
 人知雜事謂之雜端殿中監察職掌進名遷改及
 令史考第臺內事顓決亦號臺端次一人知公廨
 次一人知彈分京城諸司為東西次一人知西推
 贓贖受事號副端次一人知東推理匭等有不糾
 舉者罰之次一人分司東都臺如此則侍御史六
 人其一人分司東都臺五人在臺院各有其職而
 知雜者臺院之長史炤言御史之職有四非也
 宦者舉軟輿迎上扶升輿決殿後果魚疾趨北出

史炤釋文曰果魚闕前飾果復魚思也臣將入請
 事於此復思之余按史炤據漢書註而為之釋耳
 然漢書註所云者闕前果魚也此殿後果魚則不
 可以臣將入奏事於其下復思之為釋程大昌曰
 果魚者鏤木為之其中疏通可以透明或為方空
 或為連瑣其狀扶踈故曰果魚讀如浮思浮思者
 猶曰鬢鬚也因其形似而想其本狀自可見矣果
 魚之名既立於是隨其所施而附著以為之名其
 在宮闕則為闕上果魚臣朝於君至闕下復思所
 奏是也在陵垣則為陵上果魚王莽去之使人無

復思漢者是也却而求之上古則禮經䟽屏亦其
物也䟽者刻爲雲氣禽獸而中空玲瓏也又有網
戶者刻爲連文透相綴屬其形如網也宋玉曰網
戶朱綴刻方連是也旣曰刻是雕木爲之其狀如
網耳後世因此遂有直織絲網而張之簷窻以護
鳥雀者文宗甘露之變出殿北門裂斷果魚而去
是真網也此又泐放楚辭而施網焉者也元微之
爲承旨時詩曰藥珠深處少人知網索西臨太液
池浴殿曉聞天語後步廊騎馬笑相隨自註云網
索在太液池上學士候對歇於此予案網索乃是

無壁及有窻處以索掛網遮護飛雀故云網索猶
掛鈴之索爲鈴索也宋元獻喜子京召還爲學士
詩曰網索軒窻邃鑿坡羽衛重用微之句也秦之
言漢陵闕之果魚與唐宮殿之果魚不同其援據
詳博故具述之學者觀之則知爲史學者非可守
一家之說以釋前史也

開成元年莊宅收買猶未已

史炤釋文曰唐置莊宅六宅使以諸王所屬爲名
或總云十六宅後置六宅余按莊宅使六宅使各
是一官唐玄宗初置十王宅附苑城而居使宦者

掌之後增置爲十六宅中世以後置六宅使六宅使掌諸王第宅之事莊宅使蓋掌田莊及外舍之事此言莊宅收買未已者謂使莊宅使搜買民間女子以充後宮也不可以六宅使混雜而爲釋蓋此皆內諸司使也唐之將亡朱全忠誅宦官以所親將校領內諸司使自此汙于宋朝遂爲武散階二年詔徹樂減膳

史炤釋文曰膳音善具食曰膳膳之言善也余按膳之言善古有此義然未嘗音膳爲善膳當讀從去聲

通鑑二百四十六

五年李珣坐爲山陵使龍輜陷罷爲太常卿

史炤釋文曰輜順允切車轉者畫龍其輜也

海陵本同

余按輜音勅倫翻記天子龍輜鄭玄註曰天子殯以輜車畫龍於輜孔穎達正義曰輜以載柩輜之爲狀庠下而寬廣無似龍形惟輜與龍形相類故知畫龍於輜也史炤音義俱非

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

史炤釋文曰藤藟也蘿余莪也按炤以蘿爲莪是

小四
據毛詩傳詩菁菁者莪傳曰莪蘿蒿也然此非蘿
蒿之蘿乃蒿與女蘿之蘿能引蔓者也

武宗會昌四年張仲武爲東面招撫回鶻使奚契丹
室常等並自指揮

史炤釋文曰室常契丹別種東胡之北邊蓋丁零
之苗裔也余按史炤旣曰室常契丹別種又曰丁
零苗裔蓋引李延壽宋祁兩家之說李延壽北史
曰室常蓋契丹之類在南者爲契丹在北者爲室
韋宋祁新唐書曰室韋契丹別種東胡北邊蓋丁
零苗裔也就李延壽之說則以爲契丹之類宋祁

之說則持兩端矣契丹丁零本非同種契丹本東
胡鮮卑種丁零在匈奴北夷狄荒忽史亦莫究其
先之所由來也

通鑑二百四十七

三年耶公李抱真

史炤釋文曰耶城名在東海余按耶春秋時小國
後爲小邾唐以古國名封李抱真爲公耳

通鑑二百四十八

宣宗大中二年王皞曰憲宗厭代之夕事出曖昧

史炤釋文曰厭於珍切厭魅也謂惡夢余謂厭代

者謂升遐言厭薄人間之世棄之而上仙也厭當音於艷翻若厭魅之厭與惡夢而魘者其字義亦各不同史炤引之以釋厭代之厭誤矣

通鑑二百四十九

十年上曰鄭光殫我不置

史炤釋文曰殫大計切極也余按字書殫音大計切極也殫音呼計翻此言殫我者謂有所負恃以事干請不得所欲不止者也

十二年王式至交趾討芳木爲柵可支數十年

史炤釋文曰芳都聊切又音調

海陵本同

余按音調及

都聊切廣韻以爲葦花其字從草從刁又類篇有從草從力者以爲香菜音歷得切芳芳旣皆草名必不可以爲柵新書王式傳作芍木字書芍陟畧翻芍藥香草也不云木名趙魏之間謂棘爲勢勢音六直翻王式之先家於太原其父起多居河中廬於中條山得無因趙魏之言以棘爲勢乎草本從艸得無傳寫之誤以棘爲艸遂爲芳字乎

十三年鄆王爲皇太子仍更名灌

史炤釋文曰灌徂田切余謂灌音七罪翻

通鑑二百五十

懿宗咸通元年王式命望海鎮將雲思益浙西將王克容將水軍巡海滄

史炤釋文曰說文滄埤增水邊土人所止者余按史炤此說亦由廣韻來通鑑所謂巡海滄者巡邏海瀕耳顧野王曰滄水邊地朱元晦曰滄水涯也說較簡而明

六年諸道進私白者閩中爲多

史炤釋文曰閩中南越中地余按南越之地唐爲嶺南五管唐之閩中福建觀察使所管也一百六十六卷梁敬帝紹泰元年一百六十七卷陳武帝

未定元年皆有此誤今以唐之疆理辯而申之七年南詔以范昵些爲安南都統

史炤釋文作脰些註曰董衝云脰未詳余考通鑑諸本及唐書皆作脰些若以字求之則脰音厓質翻

通鑑二百五十一

九年高郵岸峻而水深狹

史炤釋文曰高郵邑名屬兖州余按高郵縣自漢以來皆屬廣陵隋改廣陵爲江都郡又改爲揚州唐書地理志高郵縣亦屬揚州史炤以爲屬兖州

何也晉氏南度迄于梁陳於廣陵置南兖州炤之所謂屬兖州無亦以此爲據邪但南兖州不可以爲兖州晉宋齊梁陳之疆理不可以釋唐之疆理釋通鑑者當隨事隨時考其建置離合沿革也賊以千縑贈張敬思

史炤釋文曰縑并絲繒余謂史炤據說文以爲說也唐制以布帛四丈爲匹亦謂匹爲縑所謂千縑者千匹也非并絲繒

通鑑二百五十二

十一年立戰棚具礮檣

史炤釋文曰檣盧堆切機石之架也余按礮機石也檣檣木也音盧對翻檣木者自城上下之以壓敵非機石之架也

蠻合梯衝四面攻成都城上以鉤縲挽之使近投火沃油焚之

史炤釋文曰縲胡貫切絡也又下兖切維也一曰旗紐一曰槌耳海陵本同余按縲音于善翻又胡吠翻

匝轉索頭如環所謂彊紐也前施大鉤故曰鉤縲廣韻從胡慣切者縞文也非此義旣曰鉤縲亦非旗紐與槌耳也

東蠻苴那時勿鄧夢衝三部

史炤釋文提起苴那二字註曰東蠻部落名余按東蠻三部皆德宗朝常臯帥蜀時招與共禦吐蕃者苴那時一部也勿鄧一部也夢衝一部也若曰苴那則以勿鄧爲時勿鄧矣炤釋非

僖宗乾符元年王凝崔彥昭同舉進士凝先及第嘗袂衣見彥昭

史炤釋文曰袂衣楚懈切博雅袂袂謂之褸袂余按史炤此釋全不可曉質以字書袂袂也袂執袂也袂衣襟也裳際也褸亦衣襟裳際也袂無其

字今袂密之袂從示不從衣爾雅衣褸謂之視郭璞註曰衣縷也齊人謂之攣或曰袂衣之飾孫奭等釋曰此郭氏兩解一云衣縷也本亦作褸方言曰褸謂之袂即衣衿也與字書畧同又類篇曰方言褸謂之袂博雅袂袂謂之褸袂而史炤之所引既誤以袂爲袂袂爲袂又於袂衣之義無所發明炤於四十二卷漢光武建武六年引博雅以釋槽櫪一百三十六卷齊武帝永明三年引博雅以釋眊與此釋袂衣不過務求艱僻以罔世耳何則袂衣二字今人所常言也凡交際之間賓以世俗之

所謂禮服來者主欲從簡便必使人傳言曰請袂
衣客於是以便服進又有服宴褻之服而遇服交
際之服者必謝曰袂袒無禮可見袂衣之語起於
唐人而通行於今世也襖袂謂之褻袂豈袂衣
之謂乎

三年高駢築成都羅城蜀土䟽惡以甃甃之

史炤釋文曰甃甃甃甃井甃余謂甃甃今之甃高
駢以蜀土䟽惡陶甃以甃成都之城甃砌也南人
率謂以甃甃地曰甃砌易曰井甃無咎馬註云爲
瓦裹下連上也子夏傳云脩治也干云以甃壘井

曰甃是皆以甃砌爲義炤以甃城爲井甃則又不
通矣

無得爲坎埴以害耕種

史炤釋文曰坎埴高下也余按字書埴坎旁入也
又曰埴小坎也易入于坎窞陸德明引說文曰坎
中更有坎曰窞史炤所謂高下非坎埴之義也

通鑑二百五十三

四年南詔遣陁西段璠寶等來請和

史炤釋文作璠字註云按董衝云未詳海陵本同余按
通鑑乃璠字新唐書作璠字蓋傳寫唐書者誤以

王旁瑋爲王旁羗而董衝又誤爲王旁瑋也若從
瑋字音七何翻

王郢東至明州劉巨容以筒箭射殺之

史炤釋文曰筒徒紅切竹名

海陵本同

余按唐制武舉

有筒射今軍中亦有之筒射之箭長纔尺餘剖筒
之半長與常弓所用箭等留二三寸不剖爲筈以
傳弦內箭筒中注箭弦上筒旁爲竅穿小繩繫于
腕設弓既發豁筒向手皆激矢射敵中者洞貫所
謂筒箭也

五年李克用進擊寧武及岢嵐軍

史炤釋文曰岢嵐山名也近太原余按唐書地理
志嵐州嵐谷縣有岢嵐軍竇苹曰岢嵐山在嵐州
宜芳縣西北元豐九域志岢嵐軍太平興國五年
以嵐州嵐谷縣建軍南至嵐州九十里嵐州東南
至太原一百八十五里九域志所載道里以太原
府徙治後言之也其距太原不爲近矣

六年張錯郭朏帥行營兵攻東陽門

史炤釋文曰朏敷尾切余按字書朏敷尾切旁從
月朏字旁從日音滂佩翻又普罪翻又普沒翻

通鑑二百五十四

廣明元年鄭畋悶絕仆地斃傷其面

史炤釋文曰斃并斃余謂斃并斃炤之誤猶前之誤也蓋以斃斃地畋悶絕而仆故傷其面

通鑑二百五十六

光啓元年朱敬玫留荆南嘗曝衣

史炤釋文曰曝薄報切說文晞也余按曝字即孟子一暴十寒秋陽以暴禮記欲暴巫尪列子自曝

於日之曝音步木翻

二年李克修攻孟方立拔故鎮武安臨洛邯鄲沙河
史炤釋文曰邯鄲屬惠州余按唐志惠州本磁州

至天祐三年以磁慈聲一更名惠州然史家只書
磁州不書惠州蓋後唐以天祐三年政在朱氏但
仍唐世磁州之名而不用朱全忠所改惠州也二
百八十四卷晉齊王開運二年邯鄲註亦誤

通鑑二百五十七

二年廣陵城中無食以堇泥爲餅食之

史炤釋文曰堇居隱切又音芹草名爾雅謂之齧
苦今堇葵也海陵本同余按堇泥黏土也二百六十七

卷梁太祖開平元年劉仁恭用堇泥爲錢炤釋云
黏土至二百六十九卷均王禎明元年又誤

呂用之給楊行密曰用之有銀五萬錠

史炤釋文曰錠待鼎切說文銅鐵樸也余按此言銀錠也今人治銀大錠五十兩中錠半之小錠又半之世謂之錠銀非銅鐵樸之謂也

通鑑釋文辯誤卷第十一

通鑑釋文辯誤卷第十二

天台胡三省身之

通鑑二百五十八

昭宗大順元年李存孝擒孫揆韓歸範紆以素練

史炤釋文曰紆其字未詳海陵本同余按丁度集韻紆

音充夜翻以繩維持之也二百六十九卷梁均王乾化四年紆音昌者切亦非

惟華邠鳳翔鄜夏之兵會之

史炤釋文鄜作郵註曰吉掾切地名余按通鑑言諸鎮之兵會伐李克用者也華者鎮國軍之兵也

邠者靜難軍之兵也鳳翔者岐隴之兵也鄜者保
大軍也夏者定難軍也通鑑前書張濬會宣武鎮
國靜難保大定難諸軍於晉州可以見矣史炤以
鄜爲鄆不考故爾鄜音夫

二年成都軍民強弱相陵將吏斬之不能禁乃更爲
酷法或斷腰或斜劈

史炤釋文曰劈博厄切分也海陵本同余按音博厄切
者乃擘字其字下從手不從刀從刀者音普壁翻
剖也

通鑑二百五十九

乾寧元年劉建鋒馬殷引兵至澧陵

史炤釋文曰澧陵楚地余按唐書地理志醴陵縣
屬潭州澧當作醴史炤以其地在戰國時屬楚邪
自秦罷侯置守之後不當單引戰國地理以釋唐
時州縣以馬殷後封楚王遂以其地爲楚地邪則
此時劉建鋒主兵馬殷特偏將耳且其兵方至醴
陵未得湖湘塊土其地旣未屬馬殷殷又未受封
爲楚王可遽以醴陵爲楚地乎其義例不明有如
此者

通鑑二百六十

二年上曰就使沙陀至此朕自有以枝梧

史炤釋文曰梧五故切斜相抵觸也余按唐昭宗所謂枝梧者正引漢書諸將惛伏莫敢枝梧之枝梧爲說如淳漢書註曰枝梧猶枝并也臣瓚曰小柱爲枝斜柱爲梧今屋梧斜柱也未嘗以斜相抵觸爲義枝梧皆讀如字

通鑑二百六十一

四年朱友恭攻黃州瞿章棄城南保武功寨

海陵本釋文作翟章註云翟直格切姓也又音狄余考通鑑上下文乃瞿章非翟章也瞿音其俱翻

葛從周奔還揚行密追之及於淠水

史炤釋文曰淠音計普賣二切水在丹揚海陵本同余

按類篇淠音必至翻水名在弋陽今淠河在來遠鎮西十里來遠鎮即東正陽也東至壽州二百里史炤音釋俱非也

通鑑二百六十二

天復元年王珂遣間使告急於李克用

史炤釋文曰間使間諜之使費本同余謂敵兵斷道

遣使者投間道而行謂之間使非間諜之使也此後多有以間使爲間諜者不欲僂數觀者詳之

通鑑二百六十三

二年削漬松栳以飼御馬

史炤釋文曰栳鉏里切

海陵本同

余按音鉏里切者果

名松栳之栳音孚吠翻斫木札也時鳳翔受圍積
久芻竭故削松栳令薄漬以飼馬詳考字書果木
之栳今人作栳乃木札之栳字也從孚吠切木札
之栳今人作栳乃果名之栳字也從鉏里切炤音
之誤頗亦由此二百八十卷晉高祖天福元年二
百九十三卷周世宗顯德四年削栳音皆誤

通鑑二百六十四

三年李克用笑曰賊欲有事淄青

史炤釋文曰淄青並州名屬河南道余按炤釋淄
青與二百三十三卷憲宗元和十年二百五十五
卷僖宗中和二年釋淄青之誤同而更添屬河南
道四字夫淄青之屬河南道是唐天寶以前十道
按察採訪使所統自分建藩鎮而淄青自爲一道
號平盧節度使李克用言賊欲有事淄青者時平
盧節度使王師範舉兵襲取朱全忠之兗州克用
知全忠將攻師範故云爾

成汭作巨艦齊山截海劈浪之類甚衆

史炤釋文曰劈匹麻切破也又博厄切分也

費本同

余謂從匹麻切爲是辯已見前

李嗣昭等復取振武城殺吐谷渾降者二千餘人
史炤釋文曰吐谷渾西域國居甘松山之陽洮水
之西余按吐谷渾自高宗時爲吐蕃所破舉國內
徙其國之故地盡入吐蕃此時吐谷渾多居代北
不復在甘松山之陽洮水之西矣

天祐元年陳班貶湊州司戶

史炤釋文曰湊千侯切又則侯切余按新舊唐書
地理志無湊州湊當作湊貞觀十六年開山洞置

溱州溱州時屬黔中節度使然湊字亦無千侯切

一音

朱全忠表稱邠岐兵逼畿甸請上幸洛陽

史炤釋文曰天子千里地曰畿天子五百里曰甸
余按禹貢天子五百里甸服孔安國註云規方千
里以爲甸服去王城面五百里面五百里則自東
至西千里自南至北亦千里王畿千里以四方言
之甸服五百里以一面言之畿即甸也非有千里
五百里之殊若周禮夏官九畿之籍方千里曰國
畿則王畿也禹貢之甸服也其外方五百里曰侯

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侯畿則禹貢之侯服也若甸畿已爲禹貢綏服周官之甸畿非畿甸之謂也

皇后出自捧玉卮以飲全忠

史炤釋文曰卮古字作觚飲酒器也余按觚有稜之器也卮圓器也古字未必以卮爲觚蓋炤以爲觚卽卮字誤作觚耳炤又曰古以角作觚受三升審觀炤釋蓋襲用應劭漢書註而不能盡用之也劭云卮飲酒禮器也古以角作受四升古卮字作觚鄭玄禮器註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史炤謂觚受三升旣與應劭異抑以鄭玄所謂觶者爲觚歟然後世之玉卮非古之觚也

通鑑二百六十五

泌陽劉存

史炤釋文曰泌陽縣名屬泌縣余按炤旣曰泌陽縣名矣不應又曰屬泌縣是必曰屬泌州而誤作屬泌縣也然泌州本昌州治棗陽唐武德五年改爲唐州天祐三年朱全忠徙治泌陽表更名泌州此時唐州未改爲泌州不當以泌陽屬泌州爲釋

歐史職方考只書唐州

昭宣帝天祐二年封皇弟禊為潁王

史炤釋文曰禊時爾切余按溫公註楊子禊以支
翻又音題未嘗從時爾切

通鑑二百六十六

梁太祖開平元年梁王入館于魏魏博節度使羅紹
威恐王襲之

史炤釋文曰魏博唐之藩鎮也節度具博魏相磁

洺衛七州治魏州

海陵本同

余按唐代宗廣德元年平

史朝義以田承嗣為魏博德滄瀛五州都防禦使

是年夏五月丁卯制分河北諸州以魏博德為魏

州管此藩鎮之始也大曆七年魏博節度使田承

嗣表分魏州置澶州八年昭義節度使薛嵩薨承

嗣襲取相貝洺衛磁詔諸鎮討之盧子期之敗磁

州復歸于昭義而淄青李正己取德州遂為已有

承嗣所有者魏博貝相澶衛洺七州田悅之敗洺

州復歸于昭義自此世襲更史氏何氏樂氏羅氏

皆保有六州故羅紹威之悔誅牙兵謂人曰合六

州四十三縣鐵不能為此錯安得七州哉

山後八軍巡檢使李承約

史炤釋文曰山後八軍謂涿營瀛莫平薊媯檀皆屬盧龍節度使盧龍乃幽州范陽郡也海陵本同余按涿營瀛莫平薊媯檀此盧龍巡屬八州非山後八軍也涿營瀛莫平薊皆在山前惟媯檀在山後又有新武二州與媯檀爲四州置八軍以備契丹河東故有山後八軍巡檢使盧龍古塞名在平州肥如縣燕慕容令所謂守肥如之險者也唐武德初改肥如爲盧龍縣後置盧龍軍於其地尋又以范陽節度使爲盧龍節度使而治幽州盧龍之地非幽州范陽郡地也若曰盧龍節度使治幽州范陽郡則可矣

朱全昱睨帝曰朱三汝本碭山一民也

史炤釋文曰碭山秦之碭郡在唐爲宋州余按漢書地理志梁國故秦碭郡顏師古註曰以有碭山故名碭郡漢初置梁國都碭後都睢陽應劭曰碭山在碭縣東括地志曰碭山縣本漢碭縣在宋州東一百五十里是則碭山縣唐屬宋州不爲宋州也宋州治睢陽唐志云光化二年朱全忠以碭山虞城單父曹州之成武表置輝州則碭山縣此時屬輝州矣

以養子宣武節度副使友文爲開封尹

史炤釋文曰宣武節鎮本治宋州梁徙于汴州

海陵

本同余按唐肅宗乾元二年置汴滑節度使治滑州

上元二年廢寶應元年復置河南節度使治汴州

代宗以田神功爲汴宋節度使亦治汴州大厯中

李靈曜作亂於汴州命淮西節度使李忠臣等討

平之因命忠臣以淮西節度治汴州德宗建中二

年分宋亳潁別爲節度使以宋州刺史劉洽爲之

治宋州尋號宣武節度使此宣宋節度治宋州之

始也至興元二年劉洽破李希烈得汴州遂徙治

焉自此迄于唐亡宣武節度皆治汴州未嘗徙也

及梁受唐禪定都汴州乃復徙宣武節度于宋州

而汴州置開封尹史炤殆未嘗深考本末也

以權知荆南留後高季昌爲節度使

史炤釋文曰高季昌字賂孫陝州陝石人余按五

代史高季昌字賂孫非字賂孫也陝州峽石人非

陝石也

二年晉兵猶屯余吾寨

史炤釋文曰余音餘又音徐余吾水名在朔方即

其地以爲寨

海陵本同

余按漢書朔方有余吾水時晉

兵救上黨而屯余吾寨炤指朔方之余吾水爲註
計其地之相去無乃太遠漢書地理志上黨郡有
余吾縣章懷太子賢註曰余吾故城在今潞州屯
留縣西北晉兵所屯正此地也

通鑑二百六十七

三年岐王置翟州於鄜城

史炤釋文曰翟直格切余謂翟當讀爲狄春秋戰
國時岐梁涇漆之北皆戎狄之地岐王置翟州蓋
取諸此

劉守文以重賂招誘契丹吐谷渾之衆

史炤釋文曰吐谷渾乞伏乾歸之苗裔自後魏以
來名見中國居於青海之上焉余按吐谷渾徒河
鮮卑慕容涉歸之庶長子晉時度漠而西居於青
海之上其後遂以爲部落之名自晉以來通鑑書
吐谷渾屢矣史炤前此釋文亦言其出於鮮卑慕
容氏於此忽以爲乞伏乾歸之苗裔乞伏乾歸據
河隴在東晉太元間當是時吐谷渾立國久矣烏
得以爲乞伏乾歸之苗裔乎炤釋前後牴牾大率
如此又按高宗之世吐谷渾爲吐蕃所破徙鄯州
尋徙靈州唐爲置安樂州以處之後吐蕃復取安

樂州而殘部徙朔方河東今劉守文所招誘者河東管內雲朔等州之吐谷渾也不在青海之上四年晉王退卧帳中張承業褰帳撫王曰此豈王安寢時邪

史炤釋文曰褰帳說文綺也余按說文所謂褰綺蓋因春秋傳徵褰與襦而有此說張承業褰帳言褰開晉王所卧之帳耳安可以褰綺爲釋

通鑑二百六十八

梁太祖乾化元年南平襄王劉隱病亟

史炤釋文曰亟紀力切敏疾也又去吏切余按禮

記夫子之病革矣革讀與亟同病亟言病勢危急也不當以敏疾爲釋若去吏切之亟數數也愈非病亟之義史炤大抵只據廣韻爲釋文更不尋繹通鑑文義其敝至此

二年帝夜遁旦至冀州脩之耕者皆荷鋤奮挺逐之

史炤釋文曰挺木片余按此即孟子所謂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之挺挺者杖也豈木片之謂乎此亦信用廣韻之過也

博王友文來朝請帝還東都

史炤釋文曰朝請才性切余謂朝請之請漢書固音才性翻然通鑑書博王友文來朝朝字當句斷請帝還東都請當讀如字朝字屬上句請字屬下句文理曉然史炤惟不知句讀遂并文理失之是後二百七十一卷均王禎明五年林思謬來朝請幸所治炤亦以朝請釋之其誤同均王乾化三年徐溫曰浙人輕而怯

史炤釋文曰江水東至會稽山陰而折故吳會之地因以稱浙海陵本同余按浙江上游受衢婺歙三港之水水出兩山之間盤迴百折至錢唐而入海故

謂之浙江越婺衢台明溫處七州爲浙東杭蘇常潤秀湖睦爲浙西此唐末所分也錢氏時跨有兩浙故徐溫謂其兵爲浙人若云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此漢桑欽水經之說至唐已分山陰西界置蕭山縣浙江過蕭山入海太史公謂吳爲江南一都會故後人謂吳爲吳會今蘇州是其地也吳會之地固亦屬兩浙不得顛稱爲浙也或以吳會指言漢吳郡會稽之地然漢會稽之地兼有七閩七閩之地唐爲福建觀察使所統唐末爲威武軍節度使所統非浙也

通鑑二百六十九

禎明元年劉鄩引兵自黃澤西去道險士卒援藤葛而進
史炤釋文藤作勝註曰勝詩證切苴勝胡麻也余
按胡麻今人皆種之其根淺手可擢而拔豈可援
以登險乎山路多藤葛故劉鄩之卒援以登險道
藤音徒曾翻

通鑑二百七十

四年嚴可求以厚利募贛石水工故吳兵奄至虔州
城下

史炤釋文曰吉州有贛石山遂興水與虔州相近

海陵本同

余按虔州之贛水自州治後北流一百八十
里至吉州萬安縣界爲灘十有八惟石如精鐵突
兀廉厲錯峙波面俚俗謂之贛石非山名也水工
生長於其地習知灘險熟於操舟然後無觸破覆
沒之患故以厚利募之以行舟若山則安用水工
哉

以忠義節度使高萬興兼保大節度使并鎮鄜延
史炤釋文曰鄜延並州名余按唐末以鄜州爲保
大軍延州爲保塞軍梁改保塞軍爲忠義軍則鄜
延二州爲二鎮矣

李嗣源見晉軍撓敗

史炤釋文曰撓火高切其字從手海陵本同余按撓字從木音奴教翻勢屈爲撓左傳所謂師徒撓敗音義正如此

五年賀瓌攻德勝南城設睥睨戰格如城狀

史炤釋文曰睥睨衰視也海陵本同余按城上短垣謂

之睥睨非衰視之睥睨也通鑑下文言如城狀可以知矣

通鑑二百七十一

六年趙王鎔雍容自逸事皆仰成於僚佐

史炤釋文曰仰恃也余按仰成之語本於書畢命周康王垂拱仰成乃是康王以父師優禮畢公自言以冲幼而仰成於耆壽俊之意如左傳所謂百穀仰膏雨漢書所謂氏首仰給其義皆同非恃也

通鑑二百七十二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王彥章引兵踰汶將攻鄆州

史炤釋文曰汶水出兗州萊蕪縣余按汶水發源於萊蕪縣原山西南流過鄆州中都縣東北中都今爲汶上縣距鄆州九十餘里王彥章引兵踰汶水其地在中都東北不在萊蕪

帝發中都昇王彥章自隨

史炤釋文曰昇羊諸切共舉余按以車載人前推後推亦謂之昇其義固不專於共舉也

高季興入朝上從容問曰朕欲用兵於吳蜀二國何先

史炤釋文曰從容休燕也余按朝廷之儀君臨之以莊臣承之以敬若從容顧問則氣象安舒上下之情親密無間上則不峻不迫下則不陵不遽是所謂從容也何必休燕然後爲從容哉

通鑑二百七十三

三年張全義以羅貫高伉惡之

史炤釋文曰伉高極也余按亢字則有高極之義此伉字之義敵也羅貫之爲人必氣貌峻厲言語彊直其事上也如敵已然故張全義以其高伉而惡之

通鑑二百七十四

長和驃信鄭旻

史炤釋文曰驃信南詔也余按唐末南詔改國號曰長和其君曰驃信長和者南詔也驃信者南詔之君也

滏陽張礪

史炤釋文曰滏陽縣名屬惠州余按唐滅梁復以惠州爲磁州

孫鐸曰賊旣勢挫必當離散然後可撲討也

史炤釋文曰撲掌也余按撲討之撲擊也以爲掌何義

通鑑二百七十五

明宗天成元年入洛拾莊宗骨於灰燼之中而殯之史炤釋文曰殯殮也余按古禮斂自是斂殯自是殯自天子至諸侯卿大夫士皆有小斂大斂若殯

則菴塗也炤釋以殯殮同義亦以廣韻爲據考之於記檀弓子思之言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則殯似有殮義孔穎達疏以爲此士大夫之禮蓋亦因小斂大斂然後殯致疑也唐自許敬宗等去國卹篇天子之喪禮隨時斟酌損益就簡便而爲之况五季之時邪

通鑑二百七十六

三年高從嗣請與馬希範挑戰

史炤釋文曰挑徒乎切余按挑戰之挑徒了翻

四年吳武昌節度使李簡以疾求還江都卒于採石

史炤釋文曰採石一名牛渚山在丹楊縣北大江
中唐改縣曰當塗余按漢書地理志丹陽縣屬丹
陽郡當塗縣屬九江郡禹會諸侯於塗山即其地
在濠壽之間永嘉喪亂淮民南度晉成帝立當塗
縣於于湖縣以處僑民其後遂爲實土唐貞觀八
年省丹陽縣入當塗當塗有縣其來尚矣非唐改
丹陽爲當塗也

徐知誥召徐知詢飲以金鍾酌酒賜之知詢疑有毒
引它器均之跽獻知誥知誥不肯受伶人申漸高徑
前爲俳諧語掠二酒合飲之

史炤釋文曰合葛闔切兩龠爲合費本同余按史言
申漸高掠取金鍾及他器之酒合而飲之安取兩
龠爲合之義哉

通鑑二百七十七

長興元年董璋姚洪令壯士十人剗其肉

史炤釋文曰剗刺也余謂剗割也非刺也

通鑑二百七十八

三年幽州奏契丹屯捺刺泊

史炤釋文曰捺刺泊地名近幽州海陵本同余按歐陽
公四夷雜錄時幽州有備契丹主西徙橫帳居捺

刺泊出寇雲朔之間則捺刺泊在雲朔塞外不近幽州也

四年閩薛文傑陰求富民之罪被榜箠者曾背分受仍以銅斗火熨之

史炤釋文曰熨於胃切余按楊堅執周政李穆使人奉熨斗於堅曰願持此以尉安天下則熨字有尉音但今人讀熨字多音紆物翻

通鑑二百七十九

潞王清泰元年王以西都留守王思同當東出之道尤欲與之相結說以利害餌以美妓不從

史炤釋文曰餌飲之也余謂此言餌者取釣餌之義釣者以餌引魚而鉤致之史言潞王餌王思同正此義也

通鑑二百八十

後晉高祖天福元年唐主夜與近臣從容語

史炤釋文曰從容猶內燕也余按史炤多以從容爲間燕已辨之於二百七十二卷後唐莊宗同光元年至此又以從容爲內燕矣

薛文遇曰諺有之當道築室三年不成

史炤釋文曰諺猶傳言也余謂諺者今人所謂俗

語也

通鑑二百八十一

二年張從賓引兵東扼汜水關

史炤釋文曰汜水縣有虎牢關成臯關旋門關余按漢之成臯周之虎牢也穆天子傳云七萃之士生捕虎以獻天子天子畜之東虢命曰虎牢春秋城虎牢以偪鄭即其地劉項相拒於成臯扼虎牢之險也唐初秦王世民守虎牢以破竇建德是雖縣曰成臯而虎牢之名猶在唐改成臯縣為汜水縣新唐書地理志註曰縣有虎牢關成臯故關旋

門關旋門關在成臯縣西旋門坂酈道元所謂陟此阪而東趣成臯者也自此東至板城渚口為成臯關成臯關即虎牢關也所謂故關者先時所立之關也曰故關者史表言其有新關耳成臯縣即改為汜水縣關亦改呼為汜水關

王暉殺安遠節度使王瓌

史炤釋文瓌作瓌註曰思將切余按通鑑諸本皆作瓌字音古回翻

行軍司馬張肱

史炤釋文曰肱敷尾切又滂佩切余按字書敷尾

之咄其旁從月滂佩之咄其旁從日若依炤釋兼
兩音是以咄咄爲同一字也

通鑑二百八十二

四年以唐許王從益爲郇國公

史炤釋文曰郇地名在河東解縣余按此以古國
名封從益爲公使奉唐明宗之祀而已非使其
地也

五年楚王希範自謂伏波之後

史炤釋文曰漢馬援封伏波將軍余謂伏波將軍
而言封史筆有此義例否其鄙陋無識槩可見矣

安審暉敗唐兵於雲夢澤中

史炤釋文曰雲夢二澤名在楚地余按禹貢雲土
夢作乂孔安國註云雲夢之澤在江南左傳楚王
以鄭伯田江南之夢杜預註云楚之雲夢踰江南
北漢書地理志雲夢澤在南郡華容縣南祝穆曰
據左傳邲夫人棄子文於夢中言夢而不言雲楚
子避吳入于雲中言雲而不言夢則知雲夢二澤
也漢陽志亦云雲在江之北夢在江之南此皆以
二澤爲說者也又安陸有雲夢澤枝江有雲夢城
蓋古之雲夢澤甚廣而後世悉爲邑居聚落故地

之以雲夢得名者非一處安審暉敗唐兵於雲夢澤即安陸之雲夢澤非古之所謂雲夢二澤也

通鑑二百八十三

七年同鄜援兵繼至

史炤釋文曰同鄜二州名余謂同鄜二州自唐末以來同州為匡國軍鄜州為保大軍已為二鎮矣齊王天福八年楚王希範好自誇大為長槍大槩飾之以金可執而不可用

史炤釋文曰通俗文剡木傷盜曰槍余謂凡註書者發明正文大義使讀者因而求之無所凝滯也

如炤此註於大義為何如哉

開運元年河決浸汴曹單濮鄆五州之境

史炤釋文曰單時戰切余按單州因單父縣以名州單音善從去聲者蜀人土音之訛也

通鑑二百八十五

吳越程昭悅譖闕璠杜昭達謀奉錢仁俊作亂下獄鍛鍊成之

史炤釋文曰鍛鍊爍冶金也余謂炤於此語之下更有以喻成獄也一語文意方足古人謂以獄辭成人之罪者曰鍛鍊其引喻之義甚精盖冶金者

既爍之以火又淬之以水鍊之以錙而後能成器
舞文巧詆之吏其訊囚也威之以笞箠木索質之
以參伍證佐或弛或張或緩或急以困之使答辯
者變意易辭惟其所欲以成獄故比之鍛鍊

通鑑二百八十六

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奚王拽刺

史炤釋文曰拽以制切刺奴八切余謂拽羊列翻
刺郎葛翻

通鑑二百八十七

李廷珪將兵出子午谷以援長安

史炤釋文曰三秦記子午長安正南山名秦嶺谷
一名樊川余按樊川以漢高祖封樊噲而得名其
地正直唐長安城南此則平川也言自樊川入子
午谷則可以子午谷一名樊川則不可

通鑑二百八十八

乾祐元年羌族啜母殺綏州刺史李仁裕

史炤釋文曰啜其字未詳海陵本余按龍龕手鏡

啜音夜

蜀眉州刺史申貴擊漢箭箬安都寨破之

史炤釋文曰箭末曰箬箬會也謂與弦相會通作

括費本同 余謂箭箬嶺各有箭箬關在鳳翔西南界上宋高宗紹興元年金將沒立即君自鳳翔攻箭箬關吳玠遣將擊退之蓋亦蜀口關隘處史炤蜀人也不知箭箬之爲地名而汎言箭箬訓義可見其孤陋寡聞矣

通鑑二百八十九

三年馬希萼賜希廣死彭師曷葬之瀏陽門外

史炤釋文曰瀏陽縣名屬潭州余謂潭州固有瀏陽縣而瀏陽門則潭州城門名也不當以縣名爲釋自潭州城出瀏陽者謂之瀏陽縣出醴陵者謂

之醴陵門

通鑑二百九十

周太祖廣順元年劉崇即皇帝位於晉陽

史炤釋文曰劉崇自太原以北有州十余按通鑑書劉崇有并汾忻代嵐憲隆蔚沁遼麟石十二州之地史炤言有州十是以歐史職方考爲據而忘通鑑下文也汾石二州在太原西南遼沁二州在太原東南劉崇疆土亦不止於自太原以北也

通鑑二百九十一

二年南漢將潘崇徹破王逵于蠓石

史炤釋文曰蠓字未詳海陵本同余按蠓音豪附石而生韓愈所謂蠓相粘爲山者也生於海中者亦謂之蠓

王峻爭之不已

史炤釋文曰爭則迸切通作諍余謂爭讀如字文理自通

帝猶愍之

史炤釋文曰愍眉殞切憐也余謂愍讀與閔同音隕翻不徒去聲此亦炤土音之訛
顯德元年契丹通事楊耨姑舉城降

史炤釋文曰耨乃豆切余以西北土音求之耨當音奴篤翻

通鑑二百九十二

二年蜀將趙玘舉秦州城降

史炤釋文玘作毗註曰淺氏切又千禮切余按通鑑諸本皆作毗當音蒲眠翻又毗賓翻

帝至壽春城下營於淝水之陽

史炤釋文曰淝水出九江山入淮在廬州合肥縣

費本同余按淝水出九江良餘山過合肥縣又過壽

春城北而入于淮淝水去壽春城纔二里耳世宗

下營正在此水之陽史炤但以應劭漢書註肥水至合肥與淮合之說爲據而不考世宗所營之地不在合肥也

通鑑二百九十三

三年唐孫晟謂王崇質曰吾思之熟矣終不負永陵一培土

史炤釋文曰培鋪枚切瓦未燒者按漢書張釋之傳云長陵一抔土顏師古註曰音步侯切手掬也其字從手或讀爲杯非也又按培字當作抔意同而兩音當互讀也余按瓦未燒之培當作坯字與

手掬之抔音旣不同而意義亦不同也况張釋之所謂取長陵一抔土意謂發陵惡察察言故曰取一抔土孫晟所謂終不負永陵一培土言將以死報唐不負其先帝山陵耳其立言命意全是不同培當讀爲培塿之培音薄口翻說文曰培塿小阜亦冢也孫晟言一培土猶言一冢土耳唐陸龜蒙築城詞曰城上一培土手中千萬杵則培土以益土爲義一培猶言益一畚土也若據陸詩培音蒲枚翻亦通

通鑑二百九十四

六年舳舻相連數十里

史炤釋文曰漢律名舡方長爲舳舻余按漢書武帝紀舳舻千里李斐註曰舳船後持柁舳舻船前持櫂處言其船前後相銜千里不絕也小顏三劉無以異其說

翰林學士單父王著

史炤釋文曰單父縣名屬宋州余按唐書地理志單父縣固屬宋州然唐末朱全忠置輝州於碭山分單父屬焉尋徙輝州治單父後唐改輝州爲單州此時單父縣屬單州不屬宋州也

通鑑釋文辯誤卷第十二

通鑑釋文行於世有史炤本有公休本史炤
本馮時行爲之序公休本刻於海陵郡齋前
無序後無跋直寘公休官位姓名於卷首而
已又有成都府廣都縣費氏進修堂板行通
鑑於正文下附註多本之史炤間以己意附
見世人以其有註遂謂之善本號曰龍爪通
鑑要之海陵釋文龍爪註大同而小異皆蹈
襲史炤者也譌謬相傳而海陵本乃託之公
休以欺世適所以誣玷公休此不容不辯也
今觀海陵所刊公休釋以烏桓爲烏元按

宋朝欽宗諱桓靖康之時公休沒久矣安得
豫爲欽宗諱桓字邪又謂南北史無地理志
是其止見李延壽南北史而不知外七史宋
書魏書蕭齊書皆有志而隋書有五代志也
溫公修通鑑公休爲檢閱文字官安得不見
諸書邪海陵釋文費氏註雖眊史炤釋文爲
差略至其同處則無一字異費氏蜀中鬻書
之家固宜用炤釋刊行若公休則在史炤前
數十年炤書既不言祖述公休而公休書乃
如剽竊史炤者最是其書中多淺陋甚至於

不考通鑑上下本文而妄爲之說有不得其
句者有不得其字者辯誤悉已疏之於前讀
者詳之其真僞可見矣又有通鑑前例者浙
東提舉常平茶鹽司板本乃公休之孫伋所
編亦言欲與音釋並行於世此吾先人所
疑今人所依以爲信者考伋之所編溫公與
范夢得論修書二帖則得於三衢學官與劉
道原十一帖則得於高文虎氏伋取以編於
前例之後其網羅放失者僅如此蓋溫公之
薨公休以毀卒通鑑之學其家幾於無傳矣

汴京之破温公之後曰朴者金人以其世而敬之盡徙其家而北後莫知其音問紹興兩國講和金使來問汝家復能用司馬温公子孫否朝廷始訪温公之後之在江南者得伋乃公之從曾孫也使奉公祀自是擢用伋欲昌其家學凡言書出於司馬公者必鋟梓而行之而不審其爲時人傳會也容齋隨筆曰司馬季思知泉州刻温公集有作中丞日彈王安石章尤可笑温公治平四年解中丞還翰林而此章乃熙寧三年者季思爲妄人所

誤不能察耳季思伋字也以此證之則伋以音釋出於其先編前例欲與之並行亦爲妄人所誤也今之時有寶應謝珏通鑑直音自燕板行而南又有廬陵郭仲山直音又有閩本直音直音者最害後學更未暇問其考據其書更不論四聲翻切各自以土音爲之音率語轉而失其正音亦有因土音而失其本至於大相遠者不特語轉而已今辯誤爲公休辯誣以公休本爲海陵本龍爪本爲費氏本先舉史炤之誤二本與之同者則分註其

通鑑彙考卷之四
三
下曰同然後辯其非而歸於是如直音之淺
謬皆畧而不錄丁亥春二月辛亥天台胡三
省身之父書

金陵劉文奎弟文

楷
鑄



